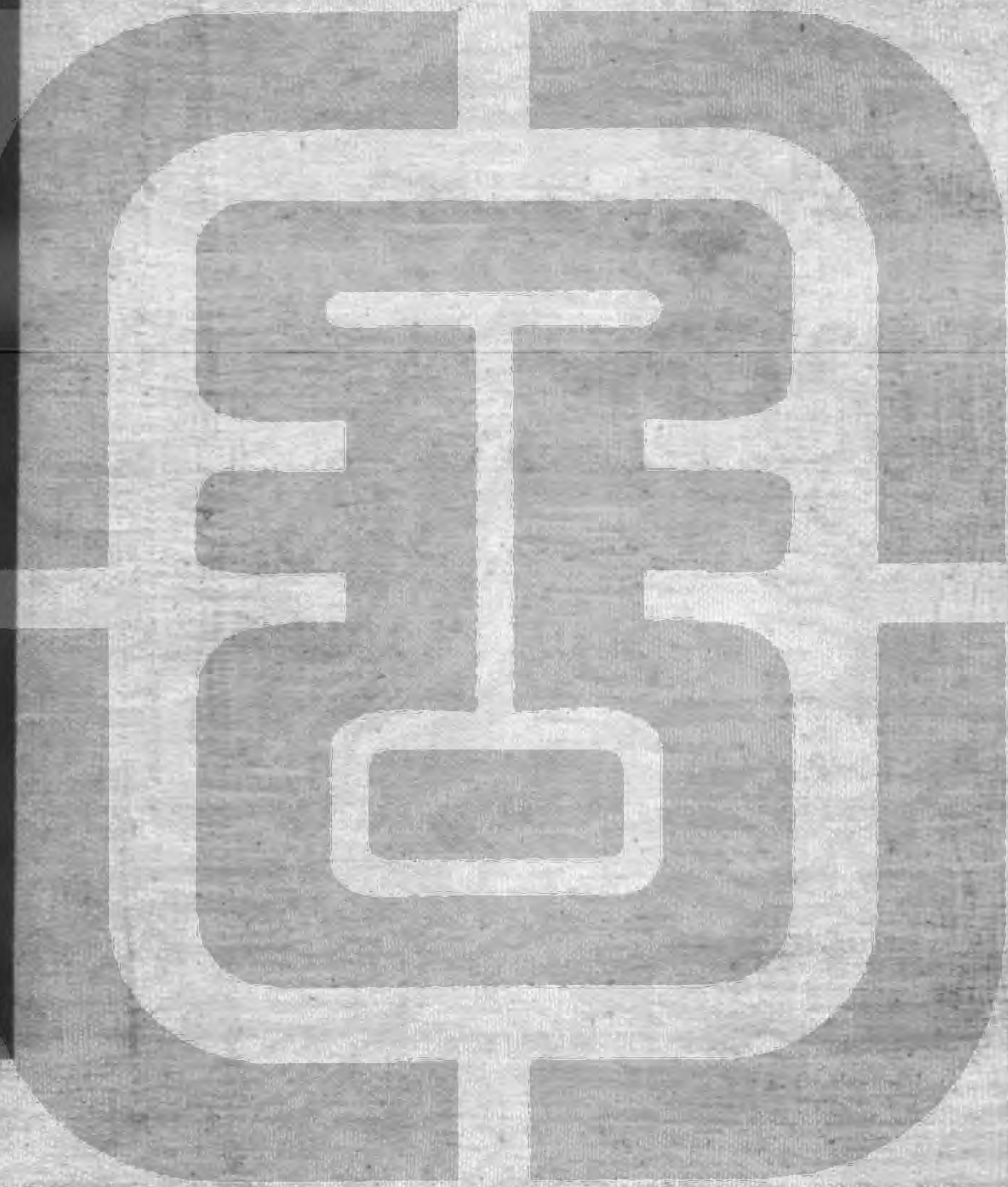


淵鑑類函

卷一百十五之卷一百十七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五

設官部五十五

督郵

功曹

錄事參軍

五官掾

經學博士

司理

附

中正

附

上計

判官

附

孝廉

吏目

附

增

督郵一

原杜氏通典曰督郵漢有之掌監屬縣有東西南北中

部謂之五部督郵也故督郵功曹之極位

後漢歐陽歙

汝南舊俗十月鄉會百里內縣皆齋牛酒宴飲臨饗禮

畢歙教曰西部督郵延天資忠貞不嚴而治宜顯之

於朝主簿讀教訖功曹邪罔上害人明府以惡為善股

造謝於天案延資性貪邪罔上害人明府以惡為善股

肱以直從曲臣憚敢再拜奉觥歙慚不知所言門下掾

鄭敬進曰君明臣直功曹切直明府德也可無受觥歙

曰實歙之罪也敬受觥慚免冠謝遂不宴而罷陳球

為繁陽令時魏郡守諷縣求賄球不與太守怒撻督郵

設官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五

督郵

令逐球督郵不肯曰魏郡十五城獨繁陽有唐以後
異政今逐之將致議於天下太守乃止之

督郵二

原所舉應法 漢書尹翁歸傳云田延年為河東太守翁

孺部汾北翁歸部汾南所舉應法得也 太守奇其對書

其罪幸屬縣長吏雖中傷莫有怨也 太守奇其對書

云田延年為河東太守行縣悉召故吏令有文者東武

者西尹翁歸伏不起曰文武兼備惟所施用遂召上辭

問甚奇其對 歎如良鷹 守桓虞下車葉令雍霸及新

野令皆不遵法乃署勤督郵到葉見霸不問縣事但高

譚清論以激勵之霸即解印綬去勤還入新野界令聞

霸已去遣吏奏記陳罪復還印綬去 太守奇其才 張

虞乃歎曰善吏如良鷹下鞬即中 太守奇其才 張

漢記云宋穆之年二十為郡督郵將因族世自有令德穆

守見穆之問曰君年少為督郵將因族世自有令德穆

也 褚禧稱史 陳留者舊傳云褚禧兼部督 成嚴霜

之誅 漢書云孫寶為京兆尹以立秋日署侯文為東部

以成嚴霜之誅 掾部渠有其人乎文印曰無其人不敢

空受職寶曰誰也文曰霸陵杜穉季寶曰其次文曰豺

狼當道不宜復問狐狸按師古云渠讀曰 郡縣斂手

詎詎豈也又云印讀曰仰仰頭而對也 御史貸罪 東觀漢

千寶搜神記云小畢舉郡縣斂手為郡 御史貸罪 東觀漢

督郵州事大小畢舉郡縣斂手為郡 御史貸罪 東觀漢

武東巡路過小黃高帝母昭靈后園陵在焉時虞延為
部督郵詔呼引見問園陵之事延止從容占拜可觀
其園陵樹葉皆諳其數俎豆犧牲頗曠其理帝善之勅
延從駕到魯還經封丘城門下小不容羽蓋上怒使撻
侍御史延因下見引咎以為罪在督郵 為耳目 謝承
上詔曰以陳留督郵虞延故貸御史罪 督郵 二

書云蔣崇為北海相督郵缺更選功曹吏徐蒙曰無可
為者唯功曹耳崇遂署蒙遣行縣謂曰相以督郵為耳
也 為視聽 受民酒禮府下記案考之意封調還府不
考太守黃君大怒驛馬召意到對曰督
郵受任中部當奉繩千里為視聽云云
意為會稽督郵對太守曰夫千里立政
但當舉大綱太網若舉百目自張矣 政舉大綱云
司馬彪續漢書云鍾離意仕郡為督郵縣亭長有受雞
酒者府下記案考之意以春秋先內後外詩云刑于寡
妻以御于家邦明政化之本由近及遠今宜先清府
內且闊遠縣細微之愆太守甚賢之遂任以縣事

鍾離不冠 鍾離意別傳云汝南黃讜拜會稽太守署意
中 鍾離意郵意乃露車不冠身循行病者入家
至賜醫 文公不受一食 謝承後漢書云聞人統字文
藥也 則自負擔卧則無被連麕皮 馬融無留事 序云融長笛賦
以自覆不受人一食之饋 孟博賊直六十 先賢
能鼓琴吹笛而為督郵無留事

傳云范滂被詰受賍直六十耳 號曰軺車 謝承後
督郵有記囊若為賍直六十耳 陳頽獲隱匿 王隱晉書曰
許慶家貧為郡督郵乘牛 陳頽獲隱匿 陳頽為郡督
車 鄉里號曰軺車 督郵 陳頽為郡督
郵檢獲隱匿者三千人為一州尤最大守劉享
拔為主簿州辟部從事乘馬車還家宗黨榮之

原杜氏通典曰按功曹兩漢有功曹史主選署功勞後
范滂字孟博汝南太守宗資請為功曹滂外甥李頽為
鄉曲所棄中官以頽請資滂以非其人召資遷怒捶
書佐佐曰寧受笞死滂謂之范黨乃止郡中中人以下莫
不歸怨乃指滂所用謂之范黨 又許劭字子將為部
功曹子將正執機衡允齊風俗 歷代皆同 晉山濤年
所稱如龍之升所賤如墮於淵 重歷代皆同 四十始為
郡功曹後位至司徒 又劉毅字仲雄陽平太守杜恕
逼舉為功曹月餘沙汰 郡吏百餘人三魏僉曰但聞劉
功曹不聞杜府君 一東暮臥孫晨 北齊諸州有功曹
為功曹十月有藁一束暮臥孫晨 北齊諸州有功曹
設官部

功曹一

功曹

功曹

叅軍隋亦然又罷郡置州以曹為名者改曰司煬帝罷州置郡改曰司功書佐唐改曰司功叅軍開元初京尹屬官及諸都督府並曰功曹叅軍而列郡則曰司功叅軍今掌官園祭祀禮樂學校選舉表疏醫筮考課喪葬之事 宋以後無

功曹二

原為主吏

作朝右

漢書云蕭何以文母害為沛主吏掾孟康注云主吏則功曹是也

又東晉謝功曹牋云忝私前旨竊作朝右云忝

好人倫

尚仁義

蜀志云龐統為郡功

曹性好人倫勤於長養每所稱述多過其才時人怪之曰當今天下大亂雅道凌遲善人少而惡人多方欲興風俗長道業不美其談即聲名不足慕企而為善者少矣今拔十失五猶得其半使有志者自勵

賢傳云王威為汝南郡功曹政尚仁義

委以郡事

光贊本朝

東觀漢記云趙

勤為太守桓虞功曹委以郡事

高士傳云法真恬靜

寡欲不涉人間事太守請見之真乃幅巾詣謁太守曰

昔魯哀公雖為不肖而仲尼稱臣太守虛薄欲以功曹

相屈光贊本朝真曰以明府見待有禮故敢自同賓末

若欲吏之真將在北

顯以三牒

召以十命

山之北南山之南矣

吳達合門大小一十三人亡傭傭三年內成七墓十三

棺太守張崇之嘉其節操召為功曹顯以三牒之命羔

雁之禮為華陽國志曰李業少執志清白太守劉咸慕

其名召為功曹十命不詣咸怒欲殺之業竟入獄咸乃

釋

陳蕃設榻

樂巴入壁

不免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

去則懸之既謁而退蕃在郡不接賓客惟穉來特設一榻

守躬詣請屈為功曹待以師友之禮巴陵太守曰聞功

曹有道人寧可試見一奇乎巴曰唯即平坐却入壁中

冉冉如雲氣之狀須臾失巴所在壁外人見化成

虎人並驚虎徑還功曹舍太往視虎虎乃巴成也

設官部

功曹

設官部

功曹

功曹

功曹

臧洪奇士

任旭真人

魏志云臧洪太守張超請為功

政教恩威不由已出動任臧洪者何人超曰洪與語大異

智數優超超甚愛之海內奇士也邈因見洪與語大異

之秀居官貪穢旭正色苦諫久之秀坐事被收旭狼狽營

送秀其歎曰任功曹真人也陳禪舉善薛勤拔賢後

吾違其讜言以至於此也宗資主諾成瑨

書云陳禪仕郡功曹舉善黜惡為宗資主諾成瑨

邦內所畏汝南先賢傳云云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

坐嘯後漢黨錮傳云汝南太守宗資任功曹范滂南陽

孟博南陽宗資主畫諾南陽太守李壽薦異行許劭

守岑公孝弘農成瑨但坐嘯周章絕馬鞅鮑永拔

進賢才李壽詳謝承後漢書周章初仕郡功曹時實憲封冠軍侯就

佩刀後漢書云周章初仕郡功曹時實憲封冠軍侯就

公行春豈可越儀私交且憲椒房之親退就藩國禍福

難量明府千里重任舉止進退其可輕乎太守不聽遂

便升車章前拔佩刀絕馬鞅於是乃止及憲誅多以交

關得罪太守倖免又曰鮑永署功曹時有矯稱侍中

止傳舍者陳興欲謁之永疑其詐諫不聽而出與遂駕

往永乃拔佩刀截馬當胸乃止後數日王莽詔書果下

捕矯稱者永鍾皓之薦陳寔任以代已吳璨之選

由是知名漢鍾皓潁川人為郡功曹命辟司徒府

謝譚舉乃得人臨去辭太守薦陳寔為功曹吳志云

吳璨為會稽守苟非三語之才則泰六聯之首詳

氏六衆吏之師不撓之節論衡云變復之象所謂虎

功

曹

當

職

割

斷

改

操

飭

行

南

設

官

部

當

職

割

斷

改

操

飭

行

南

先賢傳云王渙字稚子為太守陳寵功曹當職割斷不
 避豪右寵入為大司農和帝問在郡何以為理寵對曰
 任功曹王渙以簡賢選能帝大悅渙由此顯名後漢
 許劭字子將初為郡功曹太守徐璆甚敬之府中聞子
 將為吏莫不改操飭行同郡表紹公族豪俠去濮陽令
 歸車徒甚盛將入郡界乃謝遣賓客曰吾與服豈可令
 許子將見遂才識簡覈清濁異流後漢王常為汝
 章朝右簡覈人才委功曹陳蕃云云詳錄事參
 軍汝南先賢傳云范滂為郡功曹詳見後漢
黃堂 圖形明堂 謝承後漢書云郭丹字少卿太守杜
 去詩歎曰昔明王興化卿士讓位今功曹推賢可謂至
 德勅以丹書編署黃堂以為後法 邵氏家傳邵疇為
 會稽功曹詔郡 **馮勤高能** 岑暉高才 後漢馮勤初
 縣圖形明堂 功曹有高能稱期常從光武征伐政事一
 山松後漢書曰岑暉有高才郭林宗朱公叔等皆為友
 李膺王暢稱其有幹國器雖在閭里慨然有董正天下
 之志太守弘農成瑨下車欲振威嚴聞暉高名請為功

曹 **幼陵公正** 子陵清正 東觀漢記樊準字幼陵為
 第五頡字子陵 衣不周身 衣不覆軀 華茂為功曹
 清承後漢書周 不義掃迹 姦吏引去 後漢書范滂
 資聞其名請署功曹委任政事滂在職嚴整疾惡其有
 行違孝弟不執仁義者皆掃迹斥逐不與共朝顯薦異
 節抽拔幽陋 魏志云袁渙好清靜舉動 府君貴其
 必以禮郡命為功曹郡中姦吏皆自引去 名太守善
 名 太守善用人 會稽典錄魏徵仕郡為功曹南陽太守
 善用人 孫紹廊廟才 庾袞非常士 吳錄云孫紹北海
 士 紹有廊廟才後為相 臧榮緒晉書云庾袞元康末
 穎川太守徵為功曹袞服造役之衣杖錫荷斧不俟駕
 而行曰請受下夫之役太守飾車而迎袞遂巡辭退請
 徒行入郡將命者遂逼扶升車納於功曹舍既而袞自
 取已車而寢處焉形體雖恭而神有不可動之色 陳
 太守知其不屈乃歎曰疑非非常士也吾何以降之

設官部 功曹 六

矯深相敬友 友云云 虞翻待以交友 魏志陳矯傳云太守陳登請矯為功曹深相敬

命為功曹待以交友之禮身詣翻第 昨日功曹今

為郡將 善則稱君惡則稱已 魏畧張時河東人為京兆太守杜畿功曹畿遷

河東太守揖時曰昨為功曹今為郡將也 陳寔別傳云陳寔為郡功曹時中常侍侯覽託太守高倫用吏倫

教署文學掾寔知非其人乃懷檄請見從外署倫從之於是鄉論怪其非舉倫後被徵為尚書郡中士大夫送

至傳舍倫語眾曰吾前為侯常侍用吏此咎由故人畏憚強禦陳君可謂善則稱君惡則稱已也聞者咸歎息

錄事參軍一

原杜氏通典曰錄事參軍晉置本為公府官非州郡職

也掌總錄眾曹文簿舉彈善惡後代刺史有軍而開府

者並置之自後漢有郡主簿官職與州主簿同 後漢王常字敬

伯為汝南太守教掾吏曰古人勞於求賢逸於任使其憲章朝右簡覈才職委功曹陳蕃匡政理務拾遺補闕

任主簿應嗣自此不復繆有辭教郡內稱理中又王隋允字子師仕郡為主簿晉陶侃丘法祖等並為之

初以錄事參軍為郡官則并州郡主簿之職矣煬帝又

置主簿唐武德元年復為錄事參軍開元初改京尹屬

官曰司錄參軍掌府事勾稽省署抄目糾彈部內非違

監印給紙筆之事 乾元元年加進一品仍升一資元年建寅月又制凡縣令判司與錄事異

禮尊其任也 **增**文獻通考曰宋沿唐制州有錄事參軍然

不盡置也諸府為司錄諸州為錄事乾興元年丁度申

請諸州始各置錄事參軍慶曆二年河東河西陝西諸

州權令京官知錄事參軍熙寧三年詔繁難去處錄事

參軍並差職官知縣及奏舉縣令人充政和三年尚書省言州建六曹參軍參軍之稱起於行軍之際恐不當襲錄事參軍欲改為司錄奉旨改為掾建炎初復舊名錄事掌州縣庶務糾諸曹稽違乾道中汪大猷申請依司理例不兼他職從之 元明制詳總載

錄事參軍二

原徒勞

能任

白帖云梁竦言州縣之職徒勞人耳又前趙錄云劉聰字元明年十四究通

章

益都太守陳龍以功曹王渙簡核舉為主簿羅含傳云含字君章太守謝仁祖一見稱為相中之琳瑯

舉王渙

轉君

經史時有太守郭願辟為郡主簿吏歌曰我有賢后能任元明政理人殷

千里之姿

一府之望

三輔決錄云韋康成字元將年十五

事轉主簿

身長八尺為郡主簿郡尹楊彪奇之曰韋主簿昂昂千里駒也世說王東亭為桓宣武主簿既承藉有美譽

為一府排閣入諫 踰城告急 謝承後漢書云朱震

史表叔樨以微過太守郭琮怒閉閣罰之眾皆悚懼震

排闥直入乃前諫曰袁史乃故御史珍之孫何為苛罰

脫有奄忽郡人黃昂反圍城消棄妻子夜踰城出圍告

急於張掖燉煌二郡初疑未肯發兵消欲伏劍二郡感

其義遂為興兵軍未至而城邑已陷楫死消乃收斂楫

喪送還本郡行 易雄對賊 尹方變名 晉中興書曰

服三年乃還 易雄對賊 尹方變名 易雄仕郡為

主簿張昌之亂執太守萬嗣將斬之雄對賊爭論曲直

賊怒叱使牽雄並斬之雄趨出自若賊呼問之雄對如

初如是者三賊乃舍之嗣由是獲免雄遂知名又黃

義仲交廣二州記云合浦尹方為郡主簿太守到官三

年不笑方問其故有重仇未報方 椽口出齒 叩頭

乃變名報之天子奇之赦而不問 流 流血 東觀漢記云須誦為郡主簿獲罪詣獄引械自椽

設官部 廣陵列士傳云劉雋為郡主簿

錄事參軍

郡將為賊所得雋乃叩頭流血乞得代之號呼抱

持不置賊相謂曰此義士殺之不祥遂俱縱遣

劔厲聲舉觴辭墓故將喪歸鄉蠡吾里人拒之斌拔

劔厲聲曰喪車不前者戴斌也里人服其義乃納之

謝承後漢書云公孫瓚為郡主簿太守劉君坐事檻車

被逮官法不聽吏下親近瓚乃改容服詐稱侍卒身執

泣辭御車到洛陽太守當徙日南瓚具豚酒於北山

送日南日南多瘴祝曰昔為人子今為長辭墳塋慷慨悲泣

再拜而去既行於增與好官活平民唐書云韋宙

道得赦瓚乃還增與好官活平民唐書云韋宙

相曰丹有子否因以宙對帝曰可與好官宋史曰邵

華擢進士第遷蓬州錄事參軍時太子中舍楊全知州

性悍率蒙昧部民張導豐等三人被誣為劫盜悉置於

死獄已具華察其枉不署贖白全當核其實全不聽引

導豐等抵法號呼不服再繫獄按驗後獲正盜導豐等

遂得釋全坐削籍為民華代還太宗謂曰爾能活

我平民深可嘉也賜錢五萬詔以全事戒諭天下留

綱米撤相門宋史曰洪皓宣和間為秀州司錄大水

損直以糶民全集皓恐其紛競乃別以青白幟涅其手

以識之令嚴而惠徧浙東綱米過城下皓白守邀留之

守不可皓曰願以一身易十萬人命人感之切骨號洪

佛子元史胡長孺字汲仲至元二十五年詔下求賢

有司強起之移建昌教授適錄事缺官檄長孺攝之程

文海方貴顯其家氣焰薰灼即違法人不敢呵問其樹

外門命撤官道長屬官得益友同僚有詩人孫甫字

孺亟命撤官道長屬官得益友同僚有詩人孫甫字

之翰舉進士及第遷知翼城縣杜衍辟為永興司錄凡

吏治纖末皆倚辦甫甫曰待我如此可以去矣衍聞之

不復以小事屬甫嘗曰吾辟屬官得益友焉合辟事

類曰張垂崖在蜀有錄事參軍老病廢事公責之曰胡

山色不明如歸與濃垂崖驚謝曰吾過矣同僚有詩人而

吾不知因殿最升降書詠律平亭叔倫言縣令唐戴

留而薦之殿最升降書詠律平亭叔倫言縣令唐戴

參軍二者宜出中書門下無計資序一以殿最升降則

人知勸執政重其言又宋葉顥調建州錄事參軍建

設官部

俗狠而喜訟積年不得決部使者賀允中多以屬顯原情誦律必得平亭旁郡民間之有訴於漕臺者輒請屬

葉採用薦 **原劉祐買書具** 包咸責綠樓謝承後漢改宣教郎

仕郡為主簿郡守子常出錢付令買果實祐悉買筆墨書具與之闔郡稱美 吳錄云包咸字子良為吳郡主

簿太守黃君行春咸留守其郡郎君緣樓探 **在朝正** 雀卯咸責之曰春月不宜破卵杖之三十

色 續漢書云王元仕郡為主簿不避親戚 **以死贖命** 後漢書周嘉傳云嘉仕郡為主簿王莽末群賊入汝陽城嘉

從太守何敞討賊敞為流矢所中郡兵奔北賊圍繞數

十重白刃交集嘉乃擁敞以身捍之因呼賊曰卿曹皆

民隸也豈有還害其君者耶嘉請以死贖命因仰天號

泣羣賊於是兩相視曰此 **僚屬皆愧** 侃為郡主簿云陶

義士也給其車馬遣送之 **僚屬皆愧** 侃為郡主簿云陶

守張夔妻病遠迎醫天正寒雪諸紀綱皆難之侃獨曰

資於事父以事君夫人當比母安有親病而難迎醫者

乃請行僚 **稱韋主簿** 簿三輔決錄云韋元將少為郡主

屬皆愧之 **稱韋主簿** 簿三輔決錄云韋元將少為郡主

老成 **趙偉甚器之** 武陵先賢傳潘景為郡 **黃讜甚**

之風 **趙偉甚器之** 武陵先賢傳潘景為郡 **黃讜甚**

奇之 謝承後漢書云包咸為吳 **伯師教令無譽** 風俗

韓稜字伯師為郡主簿太守葛 **成子聞雀而笑** 先賢

興患風恍惚稜常扶教令無譽 **成子聞雀而笑** 先賢

贊云成子柳中人能達鳥聲為郡主簿與眾俱坐聞

雀鳴而笑曰東市輦粟覆雀相呼往食之遣視信然

羸服齋金賂主章吏 簿太守尹端被坐討賊許昭為郡主

為州所奏罪應棄市雋乃羸服間行輕齋數百金到京

師賂主章吏遂得刊定州奏故端得輸作左校端喜於

增

侃

為

京

於

利

主

章

吏

簿

太守

尹

端

被

坐

討

賊

許

昭

為

郡

主

章

吏

增

侃

為

京

於

利

主

章

吏

簿

太守

尹

端

被

坐

討

賊

許

昭

為

郡

主

章

吏

增

侃

為

京

於

利

主

章

吏

簿

太守

尹

端

被

坐

討

賊

許

昭

為

郡

主

章

吏

增

侃

為

京

於

利

主

章

吏

簿

太守

尹

端

被

坐

討

賊

許

昭

為

郡

主

章

吏

增

侃

為

京

於

利

主

章

吏

簿

太守

尹

端

被

坐

討

賊

許

昭

為

郡

主

章

吏

增

侃

為

京

於

利

主

章

吏

簿

太守

尹

端

被

坐

討

賊

許

昭

為

郡

主

章

吏

增

侃

為

京

於

利

主

章

吏

簿

太守

尹

端

被

坐

討

賊

許

昭

為

郡

主

章

吏

增

侃

為

京

於

利

主

章

吏

簿

太守

尹

端

被

坐

討

賊

許

昭

為

郡

主

章

吏

增

侃

為

京

於

利

主

章

吏

簿

太守

尹

端

被

坐

討

賊

許

昭

為

郡

主

章

吏

旨太宗命記姓字曰州縣近上曹官合辟事類曰政和
 豈乏人命記姓字曰州縣近上曹官合辟事類曰政和
 參軍近上曹官意與天通唐書云杜景佺以殿中侍御史出
 嗣業徙州司馬詔尚未下欲即視事先答責吏以示威
 景佺謂之曰公雖為司馬尚未受命何亟亟於數日祿
 邪嗣業怒不聽景佺曰公持咫尺制真偽莫可辨乃即
 欲攪亂一府因叱左右罷去既乃除荆州司馬吏歌之
 曰錄事意與天通事以幹治籍署曰君聚云韓愈銘張
 州司馬折威風通事以幹治籍署曰君聚云韓愈銘張
 無敢問話京兆事以幹治籍署曰君聚云韓愈銘張
 喜言兵以廕為蘭州錄事參軍州本漢金城地最極邊
 恃河為固每歲河冰合必嚴兵以備士不釋甲者累月
 矣夜曰此非計也介乎五路羌人入寇必先至彼點集
 然後議所向焉故每一至則五路皆竦叔夜按其
 形勢畫攻取之術乃建為西安州自是蘭無羌患軍
 中不屈金史云雷淵字希賢登至寧元年詞賦進士倚
 科改授東平錄事河朔重兵所在驕將悍卒倚

恃外敵自行臺以下皆撫摩之淵出入軍中條刺史
 偃然不為屈雖大將不敢以新進書生日之
 失事文類聚云喬琳歷果綿遂懷四州刺史乎紹業出條
 所失示之琳驚曰能糾不法事唐書云閣用之初為
 知吾失御史材也糾不法事唐書云閣用之初為
 一日糾不法數十以情求獄黃嘗字文聚云樓攻媿集
 事刺史以才數十以情求獄黃嘗字文聚云樓攻媿集
 錄事參軍能以情求獄脫冤以文為贄宋史云朱昂
 死伸無告終仕不訊一囚以文為贄宋史云朱昂
 為衡州錄事參軍嘗讀陶淵明閒情賦而慕之因廣其
 辭時李昉知州事暇日多召語且以文為贄宋史云朱昂
 賞彈筆意適桓元閣下元間其善彈筆呼之既至取
 筆與彈因歌秋風意積棘非鸞鳳所棲字帖云仇覽
 氣甚適以此大奇之積棘非鸞鳳所棲字帖云仇覽
 香初為蒲亭長有陳元者母告其子不孝覽為陳慈孝
 之道元頓悔過卒為孝子考城令王渙政尚嚴猛聞覽
 以德化人署為主簿曰聞陳元之過而不罪得毋少鷹
 鷂之志耶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換起謝曰積棘非
 設官部

法金類

錄事參軍

二

鸞鳳所棲百里豈大賢所託他時論道巖廊非
主簿而誰乃以月俸資遣令入太學其名大振
不當佐邑五代史云周廣順二年梁周翰舉進士授虞城主簿辭疾不赴宰相范質王溥以其聞人

不當佐外邑改開
看儒書不如詣主簿事文類聚云

桓温主簿時語曰徒三十年
西涼簿山堂肆考云謝艾以書生善用

兵為西涼主簿東坡詩曰聖朝且能令喜怒白帖云王

若用西涼簿白羽猶能效一揮且能令喜怒白帖云王

原糾職禮周糾司 典簿書 掌符印 糾繩大郡

管轄外臺 提舉列曹 糾察羣吏 一郡綱紀

六曹表則 列股肱之郡 居管轄之司 陳寵之用

王渙可謂得人 郭頤之選元明厥有成績 **增**禮崇

孫石晉用孫楚參石苞軍事詳本傳賢重楊陳漢楊彪重主簿韋康

舉王渙為主簿又安則公府之屬吏 善用武則軍帥之謀主

錄事參軍三中軍

增詩唐杜甫送韋諷閣州錄事詩曰韋生富春秋洞徹

有清識操持綱紀地喜見朱絃直行往樹佳政慰我深

相憶 又送韋詩曰聞說江山好憐君吏隱兼寵行舟

遠泛惜別酒頻添推薦非承乏操持必去嫌他時如按

縣不得慢陶潛 辛胡致隆喜曹劉二從事見過詩曰蕭

蕭細雨鎖柴門喜見風流二使君俊逸萬春猶錄事清

新子建尚參軍 明袁凱郭外寄王錄事詩曰白鷗黃

設官部

附錄首函卷一百一十五

錄事參軍

三

鳥動春聲綠樹清波稱晚晴何用城中走塵土只消江
上過清明深村濁酒還堪醉野老狂歌亦有情寄語東
門王錄事底須辛苦過平生 林鴻與陳八參軍夜飲
話舊詩曰鄉園別後隔烽煙此夕論交意惘然雁引歸
心離海國杯銜好月醉霞天謀生自愧青雲後話舊多
驚白髮前明日預愁分手處憑君慷慨看龍泉

增記唐李華河南府參軍壁記曰文與武邦之大司參
以彌綸而果於折中軍以厲禁而闕其暴蔑彌綸之謂
文厲禁之謂武居一稱而兼二義參軍有焉漢車騎將
軍張溫行司空專征關右始徵幽州刺史陶謙參軍事

由是上將之府以爲常儀魏驃騎將軍石苞鎮揚州晉
文王命孫楚參苞軍事賓主降禮始於孫石時方用武
則軍帥之謀主天下又安則公府之屬吏蓋因府郡之
長使持節領諸軍故雖列曹悉以參軍爲號若以漢晉
儔於聖代郡國比於神州則理亂不侔而小大相妨矣
沈亞之河中府參軍廳記曰國朝設官無高卑皆以
職授任不職而居任者獨參軍焉蓋欲以清人賢胄之
子弟將命試任使以雅地任之耳不然何優然曠養之
如此其差高下則以五府六雄爲之次第蒲河中界三
京左雄三百里且以天子在雍故其地益雄調吏者必

以其人授焉。符載江州錄事參軍廳壁記曰：錄事參軍之於郡縣，紀綱也。車轄也。綱弛則目踈，轄抗則載輸政之成敗亦猶是也。自漢魏以還，歷江左郡有督郵主簿，後魏北齊後周隋文州有錄事參軍，煬帝時罷州置郡，有東西曹掾主簿國朝省掾主簿，復為錄事參軍，其於勾稽失糾，慙繆省抄目守符印一州之能否，六曹之榮悴必繫乎其人也。循名考實，豈容易哉。

俱軍諸曹參軍一

原杜氏通典曰：司倉參軍兩漢有倉曹史主倉庫

後漢戴就

字景成仕郡為倉曹掾刺史劾其太守遣部從事按倉庫簿領五毒慘至郡事遂釋

北齊以下並

同功曹唐亦掌倉廩庖厨財物廛市之事。司戶參軍

漢魏以下有戶曹掾主民戶

後漢陸績李邵皆仕郡北為戶曹史邵官至司空

齊以下與功曹同唐掌戶口籍帳婚姻田宅雜徭道路之事。增文獻通考曰：梁開平省六曹掾屬留戶曹一

員通判六曹宋沿唐制州置司戶參軍掌戶籍賦稅倉庫交納元祐令中州從八品下州從九品。原司兵參

軍漢司隸屬官有兵曹從事史蓋有軍事則置之以主

兵事北齊以後並同功曹唐掌軍防烽候驛傳送馬門

禁田獵儀仗之事

景龍四年許州司馬燕欽融上表直諫詔撲殺之

司法參

軍杜氏通典曰：兩漢有決曹賊曹掾主刑法歷代皆有

或謂之賊曹或謂法曹或謂墨曹後漢書曰周燕宣帝時為郡決曹

欲枉殺囚燕數諫不聽遂殺囚囚家詣闕稱冤詔遣覆

考燕謂太守曰願謹定文書皆置燕名府君但言時病

而已使收燕燕死燕有五子皆刺史太守又王昌亦

為郡決曹史又郭弘為潁川郡決曹掾治獄三十年

用法平正郡內隋以後與功曹同隋陳孝意為東郡司

比之東海于公死乃止後至侍御史汝州刺史唐掌律令定罪盜賊

賊贖之事增文獻通考曰宋諸州置司法參軍掌議

法斷刑品同司戶紹興三年權行減罷後復舊宋又

置司理參軍五代以來諸州皆有馬步獄以牙校充馬

步都虞候掌刑法謂之馬步院宋太祖慮其任私高下

其手開寶六年始置諸州司寇參軍以進士及選人

為之後改為司理掌獄訟鞫之事不兼他職元祐令

上州從八品中下從九品原司士參軍杜氏通典曰

兩漢無聞北齊以後與功曹同唐掌管河津營造橋梁

解字之事參軍事後漢靈帝時陶謙以幽州刺史參

司空車騎張溫軍事獻帝時孫堅亦為張溫參軍荀彧

也晉時軍府乃置為官員中軍羊祜置參軍二人歷代

皆有至隋為郡官謂之書佐唐改為參軍掌直侍督守

無常職有事則出使行參軍晉河間王顥以太宰輔

政始置掌使命歷代皆有唐惟王府善丹青

諸曹參軍二有餘則無

設官部諸曹參軍

原坐曹

趨府

白帖云薛宣為馮翊賊曹掾張扶日至

獨不肯休坐曹治事宣出教曰曹雖有

善丹青

白帖云

公事家亦望私恩扶慚之

為師友

善丹青

白帖云

賴川守政尚清簡嘗謂掾吏為師友

又

作蠻語

世

晉顧凱之善於丹青與殷仲堪皆為參軍

又

作蠻語

世

云郝隆為南蠻參軍三月三日作詩曰

何為作蠻語

隆曰

桓

温問何物答曰蠻名魚為

媿隅温曰何為作蠻語

隆曰

桓

千軍投公始得一蠻府

六曹

白帖云功曹倉曹

戶

六司司功司倉司戶

田曹

温嶠字太真上疏請置

田

吏能制之宜

理曹

魏置理曹

也

唐書云太宗為天策上將軍作文學館

薛收卒乃召東

擢臺郎

杜

如晦等並以本官為學士共十八人

薛收卒乃召東

擢臺郎

杜

州參軍劉孝孫補之凡分三番

通宿閣下

又云高宗

宗

時擢州參軍八人為中臺郎

韋知人自荆府兵曹遷

司

伯

庫員

河東三絕

斗南一人

調蒲州司兵參軍時司

戶韋暹善判司士李巨工書而彦伯善屬辭

時稱河東

三絕

又狄仁傑為并州法曹參軍時同府參軍鄭崇

質母老且疾當使絕域仁傑語曰君可貽親萬里憂乎

如初每曰狄公之賢北斗以南一人而已

戒犯參軍

李

杖力爭三尺法

唐書云徐有政仁不忍杖罰民服其恩

更相約曰犯徐君之杖者必斥之訖代不辱一人

山堂

肆考云宋李承之字奉世宰相迪弟之子中進士第調

明州司法參軍郡守任情執法人莫敢忤承之獨毅然

力爭守怒曰曹椽敢如是邪承之曰事始至公自為之

則已既下有司則

當循三尺之法矣

定悍軍

服黠盜

宋史云蕭振字

進士第調婺州兵曹時盜賊所在猖獗

應賊官吏震恐振選諸邑土兵強勇者幾千人日習武

以備蓄異謀者稍懼有一兵官素得軍心守疑而罷之

羣卒數百人披甲挺刃斬儀門入振聞即往羣卒皆羅

拜呼曰某等屈抑願兵曹理之振使之言厲聲叱曰細

事耳車駕南巡大兵咫尺汝速死邪可急釋械當為汝

設官部

諸曹參軍

諸曹參軍

諸曹參軍

諸曹參軍

諸曹參軍

言衆拜謝而去大又張洽少穎異從朱熹學改袁州司
理參軍有盜黠甚辭不能折會獄有兄弟爭財者洽諭
之曰訟於官祇爲胥吏之地且冒法以求勝孰若各守
分以全手足之愛乎辭意懇切訟者感悟賊聞之自服

坐肆不屈

下堂而迎

唐書云路隋舉明經授潤州
參軍李錡欲困之使知肆事

隋怡然坐肆不爲屈韋夏卿高其節宋史云晁詠之
字以道以廕入官調揚州司法參軍時蘇軾守揚州兄

補之倅州事以其詩文獻軾曰有才如此獨不令我
一見邪乃具參軍禮入謁軾下堂挽而上顧坐客曰奇

才也 納告身 委手版 宋史云楊簡爲紹興府司理行
獄必親臨端默以聽使自吐露

中平無頗惟理之從一府史觸怒帥令鞫之簡白無罪
令鞫平日簡曰吏過詎免今日實無罪必聽之簡白無罪

法某不敢奉命帥大怒簡取告身納之爭愈力常平使
者朱熹薦之 事文類聚云周敦頤調南安軍司理參

軍有囚法不當死轉運使王逵欲深治之逵酷悍吏也
衆莫敢爭敦頤獨與之辨不聽乃委手版歸將棄官去

曰如此尚可仕乎殺人媚免 徐謁道周 倨受庭叅
人吾不爲也遠悟囚得免 徐謁道周 倨受庭叅 宋

雷德驤字端已歷官高陵主簿本府召權司理轉運使
雷德驤以威望自任嘗巡按至境官屬皆出迎候莊獨

視事本局徐謁道周德驤稱其有守徙權忻州錄事參
軍 又雷德驤與趙普不合黜爲商州司戶參軍刺史

知德驤舊爲省郎以客禮禮之及奚嶼知 執笏簾外
州希宰相旨至則倨受庭參德驤不能堪

唱吟自如 單車赴官公退讀易 弟也爲連州參軍刺
史聞其善歌使教婢日執笏立簾外唱吟自如宋史

云李孟博字文授改楚州司戶參軍單車赴官公退閑
戶讀易郡守禮待之 論事切直外補 唐書云許景先

不讀以屬吏禮待之 論事切直外補 唐書云許景先
遺以論事切直外補 論事切直外補 唐書云許景先

初爲監察御史論權嬖鯁切出爲河南參軍 裴度 不見
卿久 唐書云韓思彥爲李義府所譖出爲山陽丞至官

高宗召問不見卿久今何官邪思彥泣陳 恨知之晚
所以帝謂宰相此亦大屈復召爲御史

宋史云李之才調孟州司法參軍時范雍守孟亦莫之
知也雍初自洛建節守延安送者皆出境外之才獨別

設官部 計益頁心卷一百一十五 諸曹參軍 七

近郊或病之謝曰故事也頃之雍謫安陸之才沿微見
之洛陽前日遠送之人無一來者雍始恨知之才之晚
斷獄平唐書云韋仁壽隋大業末為蜀郡司法書佐

政異等

又云關播出為河南兵曹
宰調真州司法參軍詔然曰平生所學不讀周敦頤程頤
等書才得考試宰喟然曰平生所學不讀周敦頤程頤

不可得辨處疑獄唐書云杜佑以廕補濟南參軍嘗
卒弗與辨處疑獄唐書云杜佑以廕補濟南參軍嘗

子待之不加禮他日元甫有疑獄不能決試訊佑
佑為辨處契要無不盡元甫奇之署為司法參軍

辨枉獄宋史云姚仲孫擢進士第補許州司理參軍民
為里胥殺婦馬氏夫被殺指里胥嘗有求而其夫不應以

若敢以身任之邪仲孫曰卒無遽決冀得徐辨後兩月
果得殺下吏不敢陷上又云司馬朴字文季少育於

人為晉寧軍士曹參軍通判不法轉運使王且似諷朴伺其
過朴不可曰下吏而陷長官不惟亂常人且似諷朴伺其

矣死不敢奉教
似賢而薦之議獄求合人情又賈易中進士甲科
以儒者不閑法令歲議獄惟求合於人
情曰人情所在法亦在焉訖去郡稱平
事類云韓思復調梁府倉曹參軍會大早輒開倉賑民
州劾責對曰人窮則濫不如因而活之無趣為盜賊州
不能訕轉汴州司戶仁恕不行
鞭罰以親喪去官鬻薪自給
第補婺州參軍秩滿歸吏以紙萬番贖之遲
為受百番吏歎曰昔清吏受一錢此何異哉
子才無

施不可唐書云張文瓘為并州參軍時李勣為長史勣
玉帶而不及文瓘文瓘以疑請勣曰子無為嫌若其猶
豫少決故贈以刀欲其果於斷也某放誕少檢故贈以
帶欲其守約束也若子
參軍詎可數出宋史云鄭僅
才無施不可焉用贈
士為大名府司戶參軍留守文彥博以為材部使者
檄往他郡彥博曰如鄭參軍詎可令數出奏改司法
守教以誠又云劉安世登進士第不就選從學於司馬

設官部
諸曹參軍
六

安世曰無之守禮乃止然安世心常不自安曰司戶實

為時革弊又蕭振為婺州兵曹時婦翁許景衡詢其故振曰今執政

多私其親願為時參軍劾宰相宋史云葉義問建炎

革弊景衡然之為相聲望減於治郡及進士第

府司理參軍范宗尹為相聲望減於治郡及進士第

義問與沈長卿等疏其姦為宰相聲望減於治郡及進士第

兵曹參軍知府薛奎薦法曹及為相聲望減於治郡及進士第

言論獨不詭隨 雅圭今之管蕭 唐書云張文瓘為并州參軍

蕭管 參軍如作措大 合辟事類云蜀王宗錫謫授雍州

服吏曰下州判司綠衫槐笏而 拂衣而遊 山堂肆考

已銖大笑曰吾何能作此措大 原署諸曹事 北堂書鈔五官掾後漢

設官部 增誤入人者批曆 宋祥符五年轉運

原署諸曹事 北堂書鈔五官掾後漢 為郡股肱 搜神

安世曰無之守禮乃止然安世心常不自安曰司戶實

為時革弊又蕭振為婺州兵曹時婦翁許景衡詢其故振曰今執政

多私其親願為時參軍劾宰相宋史云葉義問建炎

革弊景衡然之為相聲望減於治郡及進士第

府司理參軍范宗尹為相聲望減於治郡及進士第

義問與沈長卿等疏其姦為宰相聲望減於治郡及進士第

兵曹參軍知府薛奎薦法曹及為相聲望減於治郡及進士第

言論獨不詭隨 雅圭今之管蕭 唐書云張文瓘為并州參軍

蕭管 參軍如作措大 合辟事類云蜀王宗錫謫授雍州

服吏曰下州判司綠衫槐笏而 拂衣而遊 山堂肆考

已銖大笑曰吾何能作此措大 原署諸曹事 北堂書鈔五官掾後漢

設官部 增誤入人者批曆 宋祥符五年轉運

原署諸曹事 北堂書鈔五官掾後漢 為郡股肱 搜神

安世曰無之守禮乃止然安世心常不自安曰司戶實

為時革弊又蕭振為婺州兵曹時婦翁許景衡詢其故振曰今執政

多私其親願為時參軍劾宰相宋史云葉義問建炎

革弊景衡然之為相聲望減於治郡及進士第

府司理參軍范宗尹為相聲望減於治郡及進士第

義問與沈長卿等疏其姦為宰相聲望減於治郡及進士第

兵曹參軍知府薛奎薦法曹及為相聲望減於治郡及進士第

言論獨不詭隨 雅圭今之管蕭 唐書云張文瓘為并州參軍

蕭管 參軍如作措大 合辟事類云蜀王宗錫謫授雍州

服吏曰下州判司綠衫槐笏而 拂衣而遊 山堂肆考

已銖大笑曰吾何能作此措大 原署諸曹事 北堂書鈔五官掾後漢

設官部 增誤入人者批曆 宋祥符五年轉運

原署諸曹事 北堂書鈔五官掾後漢 為郡股肱 搜神

安世曰無之守禮乃止然安世心常不自安曰司戶實

為時革弊又蕭振為婺州兵曹時婦翁許景衡詢其故振曰今執政

多私其親願為時參軍劾宰相宋史云葉義問建炎

革弊景衡然之為相聲望減於治郡及進士第

府司理參軍范宗尹為相聲望減於治郡及進士第

義問與沈長卿等疏其姦為宰相聲望減於治郡及進士第

兵曹參軍知府薛奎薦法曹及為相聲望減於治郡及進士第

言論獨不詭隨 雅圭今之管蕭 唐書云張文瓘為并州參軍

蕭管 參軍如作措大 合辟事類云蜀王宗錫謫授雍州

服吏曰下州判司綠衫槐笏而 拂衣而遊 山堂肆考

已銖大笑曰吾何能作此措大 原署諸曹事 北堂書鈔五官掾後漢

設官部 增誤入人者批曆 宋祥符五年轉運

原署諸曹事 北堂書鈔五官掾後漢 為郡股肱 搜神

輔字漢儒為郡五官掾郡枯旱太守祈禱三日無應輔乃自曝庭中祝曰輔為郡股肱不能進諫納忠薦賢去惡和調陰順承天意令天地不格至日中不雨當自焚以身塞川乃積薪以自環構火其旁若日中不雨當自焚至日中抱書投火太守承後漢書王威為汝南五官掾兩大作抱書投火太守郭公有罪當懲怖欲自殺威抱書自投火中而以金悉還王申為郡五官掾太守死私財悉委付之家人莫之知也太守闕敞還錢南卒申以金銀悉還之入貴其節行云闕敞還錢南先賢傳平興闕敞為郡五官掾太守第五常以錢三十萬寄掾常後卒其孫長敞盡還之詳錢王申買金抱朴子云汝南王申為郡五官掾太守盜割官錢列於先賢畫像抱陳公思歸罪司敗為風俗通陳公思王昭為其殺公思叔父斌斌無子為斌報讐太守胡伯始謂公思非罪人也乃原之陳子游斷舌無辭謝承後漢書陳堪仕郡為五官掾府君被徵廷尉堪以五毒加身體斷舌無辭黃香

貧無奴僕後漢書黃香傳云太守劉護召香為五官掾奉養博學經甚見愛敬香家貧內無僕妾躬執勤苦盡心典究精道術張輔心懷虎狼官掾懷虎狼之心

經學博士一

原杜氏通典曰經學博士漢郡國皆有文學掾漢鄭文

學後漢光武問功臣曰諸卿不遭際會自度爵歷代多

闕隋潘徽為唐府郡置經學博士各一人掌以五經教

授學生多寒門鄙儒為之助教學生增文獻通考曰

宋初有四書院廬山白鹿洞嵩陽書院嶽麓書院應天

府書院未建州學也乾興元年兗州守臣孫奭私建學

舍聚生徒乞請太學助教楊光輔充本州講從之餘鎮

設官部

經學博士

未置學也景祐四年詔藩鎮始立學他州勿聽也寶元
元年潁州守臣蔡齊請立學時大郡始有學而小郡猶
未置也慶曆四年詔諸路州郡監各令置學學者二百
人以上許更置縣學於是州郡不置學者鮮矣又置教
授以三年為一任以經術行義訓導諸生掌其課試之
事而糾正不如規者委運司及長史於幕職州縣官內
薦教授或本處舉人舉有德藝者充然委於漕司而未
隸朝廷也熙寧六年詔諸路學官並委中書門下選差
至是教授始命於朝廷矣元豐元年州府府學官共五
十三員諸路惟大郡有之軍監蓋未盡有也元祐元年

詔徐廬宿常等州各置教授自是列郡多有教官矣若

試教官則始於元豐

元豐七年立法試學官上等為博士下等為正錄願授教授者聽中

丞胡宗愈言學者初登科遂顯師席非是詔內外添差學官經任年至三十方得在選又有薦舉學官法

教授則始於政和續通考曰遼南面黃龍府學官曰博士曰助教興中府學設官同縣亦設博士助教金諸府並設教授元諸路儒學俱設教授又增置學正學錄訓導各縣則置教諭又各處書院置山長一人明會典曰府學置教授訓導州學置學正訓導縣學置教諭訓導其訓導多寡無定員六公即然為文舉又曰國

經學博士二字及附台春林為文舉並是必以

增漢書曰雋不疑字曼倩治春秋爲郡文學進退必以禮 又曰蓋寬饒字次公明經爲郡文學 又曰匡衡字稚圭好學射策甲科調補平原文學 又曰梅福字子真少學長安明尚書穀梁春秋爲郡文學補南昌尉 並涑水紀聞曰晏丞相殊留守南京請范文正公掌府學公常宿學中訓督諸生皆有方法由是四方從學者輻輳其後以文學有聲名於場屋朝廷者多其所教也 言行錄曰安定胡先生瑗教授蘇湖間弟子以千計 時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故有經義齋治事齋 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

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彥 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爲政多適於用若老於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 又曰陳公輔職教吳中朱勔方嬖倖當官者皆奴事之公不與之交 淵源錄曰胡文定公安國除荆南教授正身律物凡所訓說務明忠孝之大端及罷官代者爲龜山楊公時具朝饌留公鮭菜蕭然引觴徐酌置語杯案間清坐談論不覺日晏云暮也 宋史曰廖德明字子晦初爲潯州教授爲學者講明聖賢心學之要手植三柏於學溥士愛敬之如甘棠 元史曰張須立字達善自六經語孟傳註以及周程

張氏之微言朱子所嘗論定者靡不潛心玩索究極根
柢遠近翕然尊爲碩師大臣薦諸朝特命爲孔顏孟三
氏教授鄒魯之人服誦遺訓久而不忘 又曰黃澤字
楚望大德中江西行省相臣聞其名授江州景星書院
山長又爲山長於洪之東湖書院受學者甚衆嘗夢夫
子手授所較六經字畫如新由是深有感發 又曰戴
表元字帥初元豐進士乙科教授建寧府後遷臨安信
州再調教授婺州至元大德間東南以文章大家名重
一時者惟表元而已 又曰周仁榮字本心署美化書
院山長美化在萬山中人鮮知學仁榮舉行鄉飲酒禮

士俗爲變 名山藏曰陳璉東莞人洪武初爲桂林府
教授都督韓觀鎮守廣西强悍不下士聞璉治身嚴敬
甚加敬禮 又曰洪武初徵天下名儒試中書堂吳勤
爲第一特除武昌教授嚴師正學非聖人之書不教
又曰楊文貞士奇弱冠游章貢章貢守重之請攝琴江
教事琴江令邵子鏡一見相好士奇常有所規正 吾
學編曰年富永樂中爲山東德平訓導乞脩定先師廟
配享從祀封爵禮儀 又曰胡儼字若思以會試乙科
授華亭教諭時年尚少抗師道訓勵諸生敦行檢講說
經史寒暑不廢 又曰曹鼎寧晉人練達國契才量出

人初鄉舉署代州訓導非其好也願一劇官自效改泰和典史宣德八年進士第一... 又曰魏文靖公驥為松江府學訓導汲汲成就人士諸生讀書學宮或時攜茶粥勞問諸生益感激自奮滿九載諸生楊珙等詣闕乞留

經學博士三

增叩鐘 振鐸 學記善待問者如撞鐘叩之以大者則大鳴以論語疏武

事振金鐸所以振文振木鐸也 集鱸 繫馬 震有冠雀銜

三鱸魚集講堂前都講取魚進曰蛇鱸者卿大夫服之象也數三者法三台也先生自此升矣 杜甫戲簡鄭廣文詩廣文到官舍繫馬堂階下醉即騎馬歸頗遭官長罵才名三十年坐客寒無羶近有蘇司業時時與酒

錢 時世矩範 治化本源 魏曹植學官 翰苑新書云

紹興十八年江西漕官賈直清奏立縣學上曰選官教導乃治化本源將來科場亦有人才以備採擇

勿取非人 不兼他職 山堂肆考云宋紹興十三年宋州置仍須擇通經心術正者為之若非其人則士人心術一壞再整頓便費力切宜遴選 又紹興二十六年

詔諸州教授並行鄉飲禮 獻政本書 徐先生錄節為

楚州教授患鄉飲之禮世久不見率郡守舉行其儀問巷鄉老皆使與飲 山堂肆考云宋林勳為廣州教授建炎中獻政本書十 位簽判上 膺校書除宋史云

年令教授承務郎以上在本州簽判上方之 楊時撰曾肇行狀邵亢守鄭請肇為州學教授四方之士踵門授經無虛席近臣言公經行宜居首善之地 先棟梁 後辭藝 王安石送胡瑗教授詩先收先生作棟梁以次收拾梅與棖 朱子蘄州教授廳記李君思宗為蘄

設官部

計監貢...

經學博士

言

州學官日至於學進諸生而教誨先使之知所以明善脩身之方齊家治國之本而於辭藝之習則後焉不之也及

中正

原杜氏通典曰中正魏置中正之始已具州中正篇晉諸中正率一

國所推臺閣取信後魏孝明正光元年罷諸郡中正北

齊郡縣皆有之他史多闕隋初有後罷而有州都唐並

無此官每歲貢士符書所關及鄉飲酒之禮則司功參

軍主其事 **增**五代至明並不設

上計

原郡國上計 諸侯朝使 漢書云張蒼以列侯為主計四歲時蕭何為相國而蒼乃

自秦時為柱下御史明習天下圖書計籍又善用算歷故令蒼以列侯居相府領主郡國上計應劭注曰列侯典校郡國簿書也闕駟十三州記云上計樊顯陳張計古之諸侯之奏使也漢因之號曰計偕

堪之行 應奉記胡奴之名 東觀漢記云計吏掾嘗見

守誰最能者顯曰張堪仁惠清廉無與為比上問太

堪行有劾即除為漁陽令謝承後漢書云應奉讀書

五行俱下少為許訓計掾俱到京師許自發鄉里在路

所經頓宿所見長吏賓客亭長卒奴僕日所更見訓

皆密疏姓名還郡出疏示奉奉省讀之云前食穎川綸

氏都亭亭長胡奴名祿以飲漿來何不在疏舉坐皆驚

大聲上答 漢書云哀帝元壽二年郡國計掾各一人音聲大者上答 **應**機答問 第入貢於天子郡國豐及讀五條詔書 **寶元**絕眾 名元為郡上計吏朝瑞山川草木萬物有 **王璞**絕常 東晉集云郡吏無不得隱飾云云 **設官部** 中正上計

子異其貌以公主妻之 **王璞**絕常 東晉集云郡吏

冀聖鑒風采知其絕常耳其可使
 當戶牖之對意三公氣萬乘也
 高岱字孔父少勵高操年二十七郡將咸憲辟以為上
 計岱辭不行憲曰卿懷書千卷隱光藏輝擇君而仕太
 守今日屈行誠不展志然鳳凰舒翼龍虎躬
 步必不得已君其勉之岱遂行至京稱病去
 皇甫嵩
 直諫晉書云皇甫嵩與賈逵同歲舉計至丞相府曹公
 乃乘單
 車入蜀
 子出為哀帝傳
 論衡王楊字子直諫不能隨時
 作上孝明奇之
 元道對板楯反
 華陽國志云程已字
 徵在蘭臺也
 年為郡計吏至都會板楯反天子患之策問計吏考以
 方畧元道對曰板楯本忠勇立功先漢之義民也由不
 蒙撫恤以致反亂重兵臨之無不平然
 鄭元為掾彭
 不為吏原為彭彭為
 計吏原為彭彭為
 劉劭對日蝕荀彧善其言
 劭建安中

為計吏詣許太史上言正旦當日蝕劭時在尚書令荀
 或所坐者數十人或云當廢朝或云宜却會劭曰梓慎
 禘竈古之良史猶占水火錯失天時禮記曰諸侯旅見
 天子及門不得終禮者四日蝕在一時然則聖人垂制不
 為變豫廢朝禮者或災消異服或推術謬
 誤也或善其言勅朝會如舊日亦不蝕

孝廉

原歲貢 鄉舉 風俗通云豫章太守汝南封祈武興泰
 封未發張病物故夫人於柩側下帷見六孝廉曰李氏
 蒙國厚恩據重任咨嘉休懿相授歲貢上欲報稱聖朝
 下欲流惠氓隸今李氏獲保首領以天年終而諸君各
 懷墳柏何若耀德王室昭顯亡者丘者有靈實寵賴之
 歿而不朽此其然乎於是周乘顧謂左右諸君欲行周
 乘當止者莫逮郎君盡其哀惻乘與鄭伯堅即日辭行
 祈與黃叔度郎君盛孔叔留隨輻乘與鄭伯堅即日辭行
 治無異稱意亦薄之某官與祈相反俱為侍御史公車
 令享相位焉 陳羣同歲論云初選孝廉鄉舉里選郡

設官部
 月益頁必卷一百一十五
 孝廉

各一人後積增
 益乃至六人
 時有縣人張詹七
 世舉孝廉
 字子翼仕郡功曹刺史辟為從事郡舉孝廉取吏部除
 貢名下士貢身齊函貢身非高士也辭孝廉取吏部除
 無錫長汝南先賢傳云黃穆字子敬安成人為郡主
 簿忠上率下朝廷肅清太守荆寓舉穆孝廉乃薦讓殷
 仲才寓不聽遂懷板入見寓曰若仲才者六選之首也
 而穆先之適足以興謗議便投板於內出則臥病寓知
 不可移
 遂從之
 節正直不撓舉為孝廉鄭才云張馮舉孝廉諸
 同舉者咸哂之張于末坐言約而旨遠人皆服焉
 孝廉紹聖緒執事與孝廉成風俗紹聖緒云云
 廉化風俗又元朔元年詔曰合素帛郡國舉孝廉末
 世合素帛乃有釋親而恤同歲云同
 登之歲記於素帛垂之後肩取此義者儒甲科漢官

張詹七世

胡廣第一

嚴羽齋函

黃穆投板

丁邨高節正直

張馮言約旨遠

孝廉紹聖緒

廉化風俗

合素帛

者儒甲科

舉孝

儀云孝廉古之
 貢士者儒甲科

先試牋奏

應劭漢官儀云孝廉各

詣御史

漢舊儀云武帝元年詔曰

袁安為賢

錄異傳

大雪積地丈餘洛陽令自出按行至表安門無有行路
 謂安已死令人除雪入戶見安僵卧問何以不出安曰
 大雪人皆餓不宜于人
 大以人為賢舉為孝廉
 常典六郡然世業儒學安貧
 樂道所居不過孝廉府第
 孝永平三年察孝廉除江陽
 符長所居鄉皆為之立祠
 意別傳云意舉孝廉有
 詔試歌為天下第一
 上疏曰臣聞孝廉皆限年三十
 乃得察舉恐失賢才之士也
 帝詔曰大郡五十
 萬舉孝廉二人
 吏通厚實憲卻苦諫之及竇氏敗時盡收
 交通者豐於是奇卻能絕榮乃舉孝廉

所居不過孝廉

姜詩大孝

華陽國志云

孝廉限年恐失賢才

崔氏家

鍾離意為天下第一

離鍾

絕榮乃舉孝廉

李邵別傳云邵南

周磐養母

設官部

孝廉

孝廉

三

不充解帶就舉後漢書云周磐居貧養母儉薄不充常

帶就孝封觀以兄不顯稱疾不赴續漢書云封觀當

顯恥受之稱疾不赴後數年董昆為天下之最

贊云董昆字文通餘姚人也清約守貧并日而炊茹菜

不厭郡守第五府君嘉其令名署上計吏舉察孝廉為

德行稱第一也何假大志何假少時有大志長八尺

孝廉為謁者贊拜李固不就李固別傳云固隱狼澤

殿中和帝善之董政還板和南海先賢傳云董政字伯

舉孝廉不成就董政還板和南海先賢傳云董政字伯

為孝廉政負笈單步入陵古之貢士荀爽讓孝廉

山遣家屬詣府上舉板也黃憲為高汝南先賢傳

廉古之貢士賢則光君愚則黃憲為高汝南先賢傳

虧政爽以虧暗何當茲選應仲遠為泰山太守舉一孝廉

廉無就高國之俊選原別傳云孔融謂原曰往者

人廉無就高國之俊選原別傳云孔融謂原曰往者

旬月之間而殺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常之有原對曰仲

遠舉孝廉而殺之其義焉在夫孝廉國之俊選也舉之

若是以則殺之非也若無裝帛孔融同歲論云試之

以事王朗論考試孝廉云臣聞試可乃經能博學唐

孝廉經能博學行考德拜受杜真奏事云今諸國舉

不犯經可謂孝廉經通應舉車馬相奔起借問乃爾

於王再拜受之士經通應舉車馬相奔起借問乃爾

為將欲要其仕孝廉不滿四十不得察舉後漢書云

戶十萬舉一人魏志云黃初二年初令郡國戶滿十萬

曄若春花并發馥若秋蘭俱茂傅子云間歲察舉

設官部孝廉

進如衆川之朝海散如雲霧之歸山又云孝廉皆是九州百郡士風異俗殊所向不同云云

秀才一

原進賢 舉秀 白虎通云諸侯貢士於天子者進賢觀善也天子聘取者求賢之義也 晉品

令云舉秀才明 **四科** 應劭漢官儀云漢世祖經傳者入學宮 **五策** 中興甲寅詔書曰方今

選舉賢能朱紫錯用丞相故事辟士四科一曰德行高

妙志節清白二曰學通行脩經中博士三曰明習法令

足以決疑四曰剛毅多畧此之謂四科不通則不得選

舉秀才必五策皆通拜為郎中一策不通則不得選

試之射宮 禮記射義篇云諸侯歲貢士於天子試之射宮 **會樂賢堂** 晉中興書咸

和六年會秀 **雷義讓陳重** **嚴象舉孫權** 謝承後漢

才於樂賢堂 舉茂才讓於陳重刺史不聽義遂狎狂被髮走不應命

吳志云揚州刺史嚴象舉孫權為秀才案權年十五

以為陽羨長郡察孝廉 **陸機策紀瞻** **王濟嘲華譚**

州舉茂才行奉義校尉 晉書云紀瞻秀才至洛陽尚書郎陸機策之 又華譚

傳云太康初刺史嵇紹舉譚秀才譚素為東土所推博

士王濟於衆中嘲之曰君吳楚人亡國之餘有何秀異

而應斯舉答曰秀異固產於方外不出於中域也是以

明珠文貝生於江鬱之濱夜光之璞出於荆藍 **上士**

之下以人求之文王生於東夷大禹生於西羌 **貢名**

應劭漢官儀云孝武元封四年 **庸才貢身** 白虎

詔曰上士貢名茂才者是也 **庸才貢身** 通云

庸才貢其身上 **三年一貢** 又云諸侯三年一貢士 **七**

盛德貢其名 **年不遷** 黃泰交州記云吳列舉茂才七年不遷列 **茂**

有老母年九十以上上書自乞減品養親 **才何以爲**

潛夫論云孝明帝命刺史舉茂才帝曰汝非

而不可以為也 **秀才不知書** 抱朴子云桓靈時輕貢舉

察孝廉 **御二龍於長塗騁雙驥於千里** 吳志云劉繇

父別居 **設官部** 字正禮平原

陶丘洪薦繇欲令舉茂才刺史云前年舉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
 舉正禮乎洪曰若明使君用公山於前擢正禮於後所
 謂御二龍於長塗騁雙驥於千里
 不亦亦可乎按公山繇兄名岱也
 才皆行義典
 為一州之俊
 海內注目
 舉秀才與書云王胡弱冠本州
 恥以街曜取邊
 又云中興初以邊寇未靖學校陵遲
 州茂才皆憚不往楊儉猶慷慨
 以街曜取邊終身不仕罷歸田里
 增負恃才地忽略
 世人隋史曰崔鑣字岐叔清河武城人祖父仕魏齊俱
 每以讀書為務負恃才地忽畧世人大署其戶曰不讀
 五千卷書者毋得入此室在齊舉秀才歷殿中膳部員
 外三曹郎中與頓丘李若四年俱見稱重時人為之語曰京
 師灼灼崔鑣李若開皇四年徵授給事郎歷員外散騎
 侍郎越國公楊素時方貴倖重鑣門第為子娶其女為
 妻聘禮甚厚親迎之始公卿滿座素令騎迎鑣鑣故敝
 其衣冠騎驢而至素推令上座鑣有輕素之禮甚倨
 言又不遜素忿然拂衣而起竟罷座後數日鑣方來謝

素待之
 如初
 道冠鷹揚聲高鳳舉
 又云王貞字孝逸梁郡
 史百家無不畢覽開皇初汴州刺史樊叔畧引為主簿
 後舉秀才非其好也謝病於家煬帝即位齊王暕鎮江
 都聞其名以書召之有問安否又素文集貞啟進所著
 王以賓禮待之朝夕遣問安否又素文集貞啟進所著
 三十三卷賜良馬八匹後上江都賦又
 賜錢十萬貫馬二匹未幾以疾辭歸
 筆成章
 又云杜正元字慎徽其先本京兆人八世祖曼
 元尤聰敏博涉多通兄弟數人俱未弱冠並以文章才
 辯籍甚三河之間開皇末舉秀才尚書試方畧正元應
 對如響下筆成章僕射楊素負才傲物正元抗辭酬對
 無所屈撓素甚不悅會林邑獻白鸚鵡素促召正元使
 者相望及至即令作賦倉卒之際援筆立成素見文不
 加點始異之因更令擬諸雜文無不立就而詞理華瞻
 素乃歎曰此真秀才吾不及也
 授晉王行參軍轉豫章王記室
 明初嘗舉秀才
 洪武
 年徵至秀才數千人又太祖實錄洪武四年四月辛
 丑以秀才丁士梅為蘇州太守童權為揚州知府俱賜
 設官部

冠帶於十五年八月丁酉以秀才徐尊生為翰林應奉

秀才二

即休嘗舉

增詩明高啟逢吳秀才復送歸江上詩曰江上停舟問

客踪亂前相別亂餘逢暫時握手還分手暮雨南陵水

寺鐘 虞堪次韻張田秀才見寄詩曰樹杪青蟲晴颺

絲春城風物似年時貧餘許邁餐金法閒有陶潛飲酒

詩芳草青青連野闊征鴻歷歷度江遲長洲故苑煙花

外千里懷人入夢思 周砥贈葉秀才詩曰日暮登高

臺浮雲結遠陰樹木何蒙籠野雀噪繁林驅車涉關塞

岐路鬱且深借問子何之故鄉阻崎嶇曷不暫栖息蓬

藿非所任隱憫胡不發威遲既前臨脆管促飛觴鷓絃

奮逸音仗劍從此別秋風滿懷襟寡立步非窘薄遊志

不沉策馬欲俱去我無當世心 林鴻送殷秀才之武

功詩曰送君遠於役觀省入西秦五月臺江水孤舟去

國人蒼山低戍壘野日暗行塵無限同遊意分攜淚滿

巾 王燧秋夜懷沈秀才詩曰螢棲衰葦寒月斂疎蘿

暝羈懷悄無歡卧背風燈影露冷葉聲翻更深人語定

欲彈孤桐琴惆悵誰能聽 陳源清答文徵明秀才詩

曰每從白馬望吳門天塹長江隔夢魂縞帶交情惟汝

在練裙書法好誰論支碧鶴去雲千片茂苑花飛水一

村何日黃金祠賈島玉蘭花下酌清尊 寄王履約秀
才詩曰四海茫茫有隱憂儒官頭白久淹留漫言當路
輕馮衍却歎旁人笑馬周水漲石湖青雀舫花殘姑浦
白蘋洲相思靜倚青氈冷強飲空庭夕漏秋 送周秀
才歸錢塘詩曰燕京陌上送周郎歸到西湖春草長清
夜開尊多舊侶滿船歌管月如霜 盧柟送崔秀才南
還詩曰孟冬送客臨沙浦蕭蕭風動薊門樹驂驪銜轡
不肯行一鶴南飛過天柱燕臺擊筑且高歌青尊酒盡
紅顏酡五更鼓角星平野看汝騎駟凌天河

增續文獻通考曰金州名不同設防禦者謂之防禦州

設刺史者謂之刺史州元以州次於郡至元二十年更
定其地五萬戶之上者爲上州三萬戶之上者爲中州
不及三萬戶者爲下州於是升縣爲州者四十有四縣
戶雖多附路府者不改上州達魯花赤州尹中下州達
魯花赤知州各設同知判官兼捕盜之事叅佐官上州
提控案牘各一人中州吏目提控案牘各一人下州吏
目一人或二人 明不設州刺史而州附於府置知州
同知判官等員里不及三十而無屬縣者裁同知判官
或因事添設無定員其屬吏目一人 知州掌教養州

設官部

增續文獻通考卷一百一十五

知州

三

民之事凡諸州務上視府下視縣以月計上府歲計上省以三歲之計上吏部同知清軍匠或兼巡捕判官督糧官馬捕盜治農管河分職任事而領於知州吏目典出納文移或分領州事諸所屬衙門如府者職亦如之

增拒私役絕追呼

獻徵錄曰明朱光霽知綿州州多私田乎其人曰雖私田舊規也霽揭律令示之其人悟而索愈急霽呼吏出獄囚使領曰此數百指可為我田用矣其人曰恐不可霽曰吾亦以為不可聞者哄然其毒汝績凡有徵集不遣人至鄉第出片紙付里甲與民為期約民歡趨其期無敢擾回讞淹繫除奸豪

金史云金

黃久約擢進士第遷磁州刺史磁並山多盜既獲而欵伏者審錄官或不時至繫者多以杖斃或死獄中久約惻然曰民雖為盜而不死於法可乎乃盡請讞之而後行元史云元林興祖知鉛山州鉛山素多造偽鈔者豪民吳友文為之魁友文奸黠悍驚因偽造至富乃分遣惡少四十五人為吏於有司有欲告之者輒先事戕之前後殺人甚眾奪人妻女十一人為妾民罹其害銜冤不敢訴者十餘年興祖至官曰此害不除何以牧民即張榜禁偽造者且立賞募民首告俄有告者至佯以不實斥去又有告獲偽造二人并贓者乃鞠之欵成友文自至官為之營救興祖命并執之須臾來訴友文者百餘人擇其重罪一二事鞠之獄立具逮捕其黨二百餘人悉置之法民

疏減宮女

息訟譙門

成化間李

愚知晉州值歲凶愚賑卹不遺餘力是年大水復至愚以為大晉州陰盛也於是上疏請稽察宮女量為節減則天變可回水旱自弭帝震怒械繫京師頃之上感悟詔釋愚還職出宮女五百人又云泰和始為州明太祖平江西以顧光遠知泰和州前州守以民好訟告之遠憮然曰民有冤抑守弗為理民將安訴頃之訟者雨

設官部

通志卷之二十一

知州

三

集乃自書榜聯紙長數丈誨諭諄切民爭來觀觀已去
 不訟者十二又令凡訟者居譙門上思三日然後得訴
 訟者過半矣 **罷弓手** **按神符** 金史云金胡厲舉
 深州軍州事州管五縣例置弓手百餘少者猶六七
 人歲取民錢為催直其人皆市井無賴以迹盜為名所
 至擾民厲知其弊悉罷去繼而有飛語曰某日賊發將
 殺通守或請為備厲曰盜所利者財耳吾貧如此何備
 為是夕令公署撤關竟亦無事元史云元虞槃集弟
 也延祐五年第進士授湘鄉州判官有巫至其州稱降
 神告其人曰某方火即火明日又曰某方火民以火告
 者槃皆赴救至達晝夜告者數十寢食盡廢縣長吏以
 下皆迎巫至家厚禮之又曰將有大水且兵至州大家
 皆盡室逃槃得劫火卒一人訊之盡得巫黨所為坐捕
 盜司召巫至鞠之無敢施鞭捶者槃曰此將為大亂安
 有神乎急治之盡得黨與數十人羅絡內外果將為變
 者同僚皆不敢出視曰君自為之槃乃斷巫 **拒賊同**
 并其黨如法一時吏民始服儒者為政若此 **拒賊同**
知靖難吏目 元史云元至順間歸陽為潁州同知鋤
 奸擊強人不敢以少年易之至元五年

把縣人范孟謀不軌詐為詔使至河南省中殺平章左
 丞劫廉訪使署用官屬使陽北守黃河口陽力拒不從
 賊怒繫於獄已而賊敗陽由是知名 **獻徵錄** 云鄭華
 洪武丁丑進士初授行人建文中註誤謫東平州吏目
 靖難兵起謂其妻曰吾義必死奈親老汝少何妻泣對
 曰君能為國妾獨不能為君乎華乃攜其家託其友馳
 還州時州長貳盡棄城走華獨 **廉能稱最** 元史云元
 率吏民死守力疾戰不屈死之 **廉能稱最** 初臧夢元
 授海寧知州時淮東按察副使王慶之按行至其州見
 夢解剛直廉慎任職以來門無私謁官署蕭然凡有差
 役皆當其貧富而吏無所預於是民以戶計者新增七
 百有奇田以頃計者新闢四百有奇桑柘榆柳交蔭境
 內而政平訟簡為諸州最廉能抗章奏之才 **譚經術**
 德兼備而御史臺亦以其廉能抗章奏之才 **譚經術**
 錄曰施雨謫濮州州同州事悉歸長吏日進校士譚經
 術銳意興古文翁之化歲丁酉山東當試士巡撫檄與
 試事所甄拔 **理供饋** 又云世宗幸承天道東昌濮州
 盡齊魯材雋 **理供饋** 長吏郊迎兩視事供饋旁午
 料理悉當闈校需索堅拒不為動民德之東充間
 語曰施濮州遂巡若書生今遇事強幹乃爾耶 **聞**
 設官部

寡過言

金史云金毛碩改曹州刺史有書生投書於碩

碩常聞斯言庶乎寡

得於省睫間

又云金天會間趙

過士論以此嘉之

賊殺人橫道官吏環視莫知所為路人耕夫聚觀甚衆

元指田中釋耒而來者曰此賊也叱左右縛之遂伏僚

吏問其故元曰偶

得於省睫間耳

請以身充役

獻徵錄云洪武初盧

適御史銜命搜訪舊軍籍見民充之睢近千人檄熙拘

送熙召民自實得常隸尺籍者數人界之御史怒械繫

曹吏必欲盡得不然以格詔論同僚議發民應之熙曰

吾守民吏也民散吾誰與處乃自詣御史曰州已無籍

軍今民且散走獨有同知在耳請以充役

御史怒斥去堅立不動竟不能奪乃罷

知州三

增詩明吳寬送張兼素出知施宗州詩曰歲暮移家赴

遠州南行誰復為身謀一章之死無他悔六詔平生亦

勝遊科甲翻令吾輩重史編應向古人求都門持此聊

相贈不惜寒風透敝裘 王鏊送高良新知歸州詩曰

江上青山識秭歸江邊弔古駐岩駢夢中馬耳先曾到

行處人煙亦已稀屈子宅空江渺渺昭君村在雨霏霏

使人撫字知多術夔府如今正阻饑 劉璟為唐伯讓

知州作橫雲山居詩曰山蒼蒼兮欲雨雲橫覆兮歸汝

有龍兮不霖使雲橫兮愁我心絃枯桐兮我琴鳴鳥不

聞兮孰為我音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五

設官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五

知州

三

沈氏卷一百一十五

沈氏卷一百一十五

沈氏卷一百一十五

沈氏卷一百一十五

沈氏卷一百一十五

沈氏卷一百一十五

沈氏卷一百一十五

沈氏卷一百一十五

沈氏卷一百一十五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六

設官部五十六

縣令一

原杜氏通典曰周官有縣正

四百里為縣

各掌其縣之政令

而賞罰之春秋時列國相滅多以其地為縣則縣大而

郡小故傳云上大夫受縣下大夫受郡

周官作維篇曰分以百縣縣有

四縣邑之長曰宰曰尹曰令曰大夫

謂之宰楚謂之令

其職一也

孔子為中都宰一年四方皆則之由中都

語之曰子居即墨毀日至然吾使人視即墨田野辟民

封之萬家召阿大夫語曰自子之守阿名日聞然吾使

設官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六

縣令

名也乃烹阿大夫左右常稱者皆并烹之遂起兵擊至諸侯諸侯震懼人人不敢飾非務盡其誠齊國大治

於戰國則郡大而縣小矣故甘茂謂秦武王曰宜陽大

縣名曰縣其實郡也漢制列侯所食縣曰國皇太后

公主所食曰邑有蠻夷曰道凡縣萬戶以上為令減萬

戶為長侯國為相秩次亦如之皆秦制也漢因之曰凡

縣大率方百里民成帝綏和元年長相墨綬哀帝建平

二年復黃綬秋冬集課上計於所屬郡國歲盡各計縣

戶口墾田錢糧出入盜賊多少上集簿丞尉以下歲詣

郡課校其功功多尤為最者於廷尉勞勉之勸其後

負多尤為殿者於後曹對責以糾怠慢也卓茂為密

令勞心諄諄視民如子民不敢欺光武初即位詔曰前

密令卓茂能為人所不能為夫名冠天下當受天下重

賞今以茂為太傅封褒德侯食邑三千戶以茂長子為

大中大大夫次子為郎中又周榮字平孫當竇憲縱暴

榮嘗排奏之及竇氏敗榮自鄜令擢為尚書令又王

特詔密縣留卓茂廟及渙祠也又漢官曰明帝臨觀

見洛陽令車騎意河南尹及至而非尤其太盛勅去軒

綏時偃師長治有能名以事詣臺因取賜之下縣遂以

為故其郡有鹽官鐵官工官都水官者隨事狹廣置令

長及丞秩次皆如縣道無分土給均吏後漢凡郡縣出

主鹽稅出鐵多者置鐵官主鼓鑄百工多者置工官主

稅物有水池及漁利多者置水官主平水收漁稅所在

署吏隨事不具縣員晉置大縣令有治績官報以大

郡山公啟事曰温令許奇等並見能名雖在職各日淺

守各以在職日淺則宜盡不經宰縣不得入為臺郎

其政績不宜速他轉也

宋諸縣署令銅印墨綬進賢兩梁冠自晉宋以後令長

設官部

國相皆如漢制齊傅咸字季珪為山陰令父傅祐亦為

縣譜子孫相傳不以示人梁顧憲之字士思為建康

令京師飲酒得醇旨者輒號為顧建康謂其清且美也

何遠字義方自武昌太守除名後起為建康令正身

勵廉節除淫祀武帝聞其名擢為宣城太守自縣令為

近畿大郡近代未有張稷字公喬為剡縣令多為山

水遊及山賊作亂又保全縣境蕭景字子昭為永寧

令永嘉太守勝郡門曰諸縣後魏縣置三令長

有疑滯可就永寧令決之刺史

孝文初置縣令能靜一縣劫盜者兼理二縣即食其

祿能靜二縣者兼理三縣三年遷為郡守二千石能靜

二郡者兼理至三郡亦如之三年遷為刺史太和中次

職令其祿甚厚後魏孝文以北平府長史裴聿中書侍

帶野王令聿帶温其後令長用人益雜但選勤舊令史

為之而縉紳之流恥居其位北齊制縣為上中下三

等每等又有上中下之差自上上縣至下下縣凡九等

然猶因循後魏用人濫襍至於士流恥居之元文遙遂

奏於武成帝請革之乃密令搜揚世胄子弟恐其辭訴

總召集神武門宣旨慰諭而遣自此縣令始以士人為

之隋縣有令有長煬帝以大興長安河南洛陽四縣

令並增正五品諸縣皆以所管閒劇及衝要之處以為

等級開皇十三年以臨穎令劉曠治政尤異擢為營州

號泣請留詔許之貴鄉民吏唐縣有赤三府共畿

歌呼滿道館陶合境悲哭望七緊十上四中二下五七等

設官部

官制類書卷一百一十六

縣令

三

之差通典京都所治為赤縣京之旁邑為畿縣其餘則以戶口多少資地美惡為差**增文獻**

通考曰宋史宋制縣令建隆元年令天下諸縣除赤畿外有望繫上中下掌總治民政勸課農桑平決獄訟有德澤禁令則宣布之凡戶口賦役錢穀賑濟給納之事皆掌之以時造戶版及催理二稅有水旱則有災傷之訴以分數蠲免民以水旱流亡則撫存安集之無使失業有孝悌行義聞於鄉閭者具事實上於州激勸以勵風俗若京朝幕官則為知縣事有戍兵則兼兵馬都監或監押建隆三年始以朝臣為知縣其間復參用京官或幕職為之朝臣知縣自大理正奚與監察御史王祐等始天聖間天下多

缺官而令選尤猥下貪庸耄懦為清流所不與而久不得調乃為縣令人數言其病民乃詔為舉法以重令選凡知州轉運使歲舉見任判司簿尉有罪非贓私有出身三考無出身四考堪為令者一人或二人自是人重為令令選稍精慶曆間詔天下知縣非鞫獄毋得差政和二年詔縣令以十二事勸課農桑一曰敦本業二曰興地利三曰戒游手四曰謹時候五曰戒苟簡六曰厚蓄積七曰備水旱八曰戒殺牛九曰置農器十曰廣栽植十一曰卹田戶十二曰自政和以來太平盛時人皆重內輕外士大夫皆輕縣令之選吏部兩選不注者甚多然後議所以增重激勸之法靖康初詔初改官必為縣七月詔三省申明舊制今後不

設官部
詳蓋負心卷一百一十一
縣令
四

以堂除吏部人凡初改官未曾
實歷知縣者不許別除差遣

紹興七年詔將寺監丞
簿等任滿已改官人未歷民事者各與堂除知縣一次

並借緋章服九年詔吏部自後縣令差文臣

臣僚言建炎以來多

差武臣為害甚眾至是始停罷

乾道元年詔京官知縣

以二年為任屢有更革卒以三年為任非兩任縣令不

除監察御史初改官人必作令謂之須入慶元初復詔

除殿試上三名省元外並作邑五年又令試大理評事

已改官未歷縣人並令親民一次著為令自後雖宰相

子殿試科甲人無不宰邑者矣

金史遼五京諸州屬

縣各有縣令縣丞主簿尉金赤縣

謂大典宛平縣令一員從六

品掌養百姓按察所部宣導風化勸課農桑平理獄訟

捕除盜賊禁止游惰兼管常平倉及通檢推排簿籍總

判縣事次赤縣曰劇縣令正七品諸縣令從七品凡縣

二萬五千戶以上為次赤為劇二萬戶以上為次劇在

京倚郭者曰京縣自京縣而下以萬戶以上為上縣三

千戶以上為中縣不滿三千戶為下縣

續文獻通考

曰縣有置謀克者隸於猛安之下職從五品掌撫輯軍

戶訓練武藝惟不管常平倉餘同縣令世宗大定間詔

年老之人毋注縣令其佐亦擇壯者參用二十年更定
銓注縣令丞簿格又命應部除官嘗以罪罷而再叙者

遣使按其治迹如有善政方許授以縣令無治狀者不
論任數多少並不得授元史曰元世祖至元三年合
併江北州縣六千戶之上者為上縣二千戶之上者為
中縣不及二千戶者為下縣二十年又定江淮以南三
萬戶之上者為上縣一萬戶之上者為中縣一萬戶之
下者為下縣上縣秩從六品達魯花赤一員尹一員中
縣秩正七品下縣秩從七品達魯花赤及尹悉如上縣
之制續文獻通考曰明太祖初定縣三等賦十萬石
以下為上縣知縣從六品六萬石以下為中縣正七品
三萬石以下為下縣從七品已而並改正七品京縣正

六品所屬衙門有儒學教諭訓導陰陽學訓術醫學訓
科僧會司道會司其有巡檢司稅課局驛遞閘壩批驗
所河泊所倉草場者設官如州知縣掌教養縣民之事
凡歲貢學生三歲貢士歲攢實徵十歲造黃冊民之賦
役視丁與產必調劑而均節之若歲大歉請於上司而
時蠲減焉獄訟必詢其情理考諸律例而決之有不伏
請陳於上為雪理焉凡養老祀神表善賑饑卹窮通貨
之事時省而敦行之凡山海澤藪之產資國用者按籍
而登焉諸所屬衙門如州者職亦如之庶人在官者縣
亦如州

亦故縣令二

原左傳曰子皮使尹何爲邑子產曰少未知可否子皮曰使夫往而學焉夫亦愈知治矣子產曰不可人之愛人求利之也今吾子愛人則以政猶未能操刀而使割也其傷實多子之愛人傷之而已對晏子春秋曰景公使晏子爲阿宰三年而毀聞於國公不悅召而免之嬰對曰嬰知過矣請復阿三年而譽必聞於國公召而賞之辭而不受公問其故對曰昔者嬰之所治當賞而今所以治當誅是故不敢受說苑曰宓子賤治單父彈琴身不下堂單父治巫馬期亦治單父以星出以星入

日夜不處以身親之而單父亦治巫馬期問其故宓子曰我之謂任人子之謂任力任力者勞任人者佚又曰晉平公問趙武子曰中牟三國之股肱邯鄲之肩髀也寡人欲其良令也其令空誰使而可趙武曰邢子可公曰邢子非子之讐耶對曰私讐不入公門又問曰中府之令空誰使而可趙武曰臣子可故外舉不避讐內舉不避子新序曰昔子奇年十八齊君使之治阿旣行矣悔之使使追之未到阿及之還之已到勿還也使者及之而不還君問其故對曰臣見所以共載者白首也夫以老者之智以幼者決之必能治阿矣是以不還

史記曰西門豹為鄴令會父老問民所疾苦禁巫祝為河伯取民之女為婦鑿渠十二灌溉民田到今皆得水利漢書曰焦延字子貢為小黃令以伺候先知姦邪盜賊不得發愛養吏民當遷三老官屬上書願留延有詔許之又曰蕭育為茂陵令會課育第六而漆令郭舜殿見責問育為之請扶風怒曰君課第六裁自脫何暇為之左右及罷傳召茂陵令詣後曹當以職事對育徑出曹書佐隨牽育育按佩刀曰蕭育杜陵男子何能詣曹也遂趨出欲去官明旦詔召入拜為司隸校尉育過扶風府門官屬掾吏數百人拜謁車下其又曰召

信臣以明經甲科為郎出補穀陽令舉高第選上蔡長其治視民如赤子所居見稱述曰東觀漢記曰周澤為滎池令奉公克己妻子親自金竈司馬彪續漢書曰牟融舉茂才為豐令視事三年政化流行縣無獄訟吏畏而愛之治有異績為州郡最下又曰卓茂遷密令口不出惡言勞心憂念吏民知其有緩急以恩信待吏吏畏而愛之不忍欺也元始中天下蝗河南二十縣蝗獨不入密界督郵書言太守大怒自出案行密界中實然乃驚又曰魯恭為中牟令導民以孝推誠而治建中初郡國螟傷稼犬牙緣界不入中牟河南尹袁安疑其

不實遣仁恕掾肥親往察驗之恭隨行阡陌俱坐桑下有雉止其旁有童兒親曰何不擊之兒曰雉方將雛親矍然而起與恭訣曰所以來者欲察治之善惡爾今蟲不犯境此一異也化及鳥獸此二異也豎子有仁心此三異也久留徒擾賢者可還府以狀白安美其治以勵屬縣又曰董宣為洛陽令寧平公主乳母奴白晝殺人主出行以奴驂乘宣叱奴下車格殺之主即馳車入宮上大怒召宣曰令欲死乎宣叩頭曰臣奉法之吏不敢縱法不欲死也上曰捶之宣曰願一言死無恨上曰何言宣曰陛下聖德中興而縱奴殺良民以奴殺臣臣

死之後陛下何以治天下捶殺臣不如臣自殺即以頭觸楹流血被面上令小黃門持之曰癡令叩頭謝主宣不從上頓癡令頭宣兩手據地不肯低頭上勅令強項令出詣太官賜食

詳公主

又曰孔奮守姑臧長治有異

道時天下擾亂河西獨安而姑臧市日四合為河西富縣每前長居官數月輒致貲產奮在姑臧積四歲財產不增奮素孝自來為長時供養至謹在姑臧惟母極膳妻子食但葱韭恭又曰孔奮守姑臧令太守梁統深相敬待不以官屬禮之常迎於大門敬以師友又曰祭彤除偃師長視事五年縣無盜賊州課第一遷襄贛令

時盜賊抄掠彤到官誅奸猾縣界清靜詔書增秩一等
賜縑百匹冊書勉勵常又曰劉寵除東平陵令是時民
俗奢泰寵到官恭儉訓民以禮上下有序都鄙有章視
事數年以母病棄官歸百姓士女攀車距輪充塞道路
車不得前乃輕服潛遁又又曰劉陶為潁陽長政化大
行道不拾遺以病去官童謡歌曰悒然不樂思我劉君
何時復來安此下民又又曰虞詡為朝歌長故舊皆弔
詡曰難者不避易者不從不遇盤根錯節何以別其利
器乎又又曰公孫述補清水長太守以其能使兼治五
縣政事脩理奸盜不發郡中謂有神明又又曰虞延除

細陽令每至歲時伏臘休遣徒繫各使還家並感其恩
應期歸有一囚於家被病自載詣獄既至城門而死也
又曰鄭弘為縣令政化大行民王逢得路遺寶物縣於
衢道求主還之又又曰何紹為河南懷令三日一視事
十日一請倉俸米於閣外作乾飯食之不設金竈得一
強盜問其黨與得數百人皆誅之政教清平為三河表
又曰劉昆除江陵令時縣連火災昆輒向火叩頭多
能降雨止風詳風俗通曰俗說孝明帝時尚書郎河
東王喬遷為鄴令喬有神術每月朔常詣臺朝明帝怪
其來數而無車騎密令太子史侯望言臨至時常有雙

鳧從東南來因伏伺見鳧舉羅但得一雙烏使尚方識
視四年中所賜尚書郎屬履也詳益部耆舊傳曰閻
憲為綿竹令有男子杜成夜行於路得遺裝開視有錦
二十四匹明早送詣吏曰縣有明府君犯此則慚魯國
先賢傳曰孔翊為洛陽令置水庭前得囑托書皆投水
中一無所發增曹攄別傳曰攄為臨淄令放死囚還家
如期並至增太平御覽曰晉范甯武子解褐除餘杭
令在縣興學校養生徒潔已志行之士莫不來宗暮年
之後風化大行自中興以來崇學敦化未有如甯者也
山堂肆考曰宋顧愷之字偉仁為山陰令邑三萬戶

愷之御繁以約晝日垂簾門塔閒寂自宋為山陰者莫
能尚也太平御覽曰梁張譚字元慶為和寧令政以
德化不用刑威民有過者令讀孝經及忠臣孝子傳訓
導之百姓愛如父母號曰慈君又曰後趙申錄為廣
昌令白鳥巢其庭樹甘露降其廳事後為三公又曰
北齊郎茂除衛國令時有繫囚二百茂親自究鞠數日
釋免者百餘人歷年詞訟不詣州省魏州刺史元暉謂
曰長史言衛國人不敢申訴者畏明府耳茂曰人猶水
也法令為隄防隄防不固必致奔突苟無決溢使君何
患哉暉無以應山堂肆考曰隋劉曠為萍鄉令七年

風教大治獄無繫囚爭訟絕息囹圄草滿庭可張羅高
頰薦之以爲莒州刺史回玉海曰開元二十三年時採
訪使以陸渾及諸道二十六縣令李常等政號循良皆
璽書獎飭縣令賜絹五十匹唐書曰韋濟開元初調
鄆城令或言吏部選縣令非其人既衆謝奉詔問所以
安人者對凡二百人惟濟居第一不能對者悉免官於
是擢濟醴泉令侍郎盧從愿李朝隱並貶官山堂肆
考曰魯山令元德秀開元中帝御五鳳樓醮宴時命三
百里內刺史縣令各率所部音樂集樓下德秀惟遣樂
工數人連袂歌于薦于薦德秀所作也帝聞而異之歎

曰賢人之言哉唐書曰韋恒開元初爲碭山令政寬
惠吏民愛之天子東巡州縣供張皆鞭扑趣辦恒不立
威而事給山堂肆考曰崔隱甫遷洛陽令梨園子弟
胡雛善笛有寵嘗負罪匿禁中帝以他事召隱甫從容
指曰就卿丐此人對曰陛下輕臣而重樂工請解官再
拜出帝遽謝與胡雛隱甫殺之有詔賞死不及矣賜隱
甫百鎰唐書曰房琯字次律開元間舉任縣令科授
盧氏令拜監察御史坐貶復爲縣所至尚德化興長利
以治最顯山考肆考曰蔣沆乾元中歷陸渾蓋屋咸
陽高陵四縣令美政流行長老紀焉郭子儀軍出其縣

勅麾下曰蔣沈賢令供億當有素得蔬飯足矣毋撓其清也景又曰韋景駿為貴鄉令有母子相訟者景駿曰令少不天常自痛爾有親而忘孝耶教之不孚令之罪也因嗚咽流涕付授孝經於是母子感悟請自新遂為孝子唐書曰李勉為梁州刺史假王暉南鄭令暉為權幸所誣詔誅之勉曰方藉牧宰為人父母豈可以讒殺良吏乎即拘暉為請得免暉後以推擇為龍門令果有名事又曰李叔明本鮮于氏乾元中東都平拜洛陽令招徠遺民號能吏太平御覽曰馮伉遷膳部員外郎李抱真卒持節臨弔歸之帛不受又致京師伉上表

固拒於是醴泉令缺宰相高選德宗曰前使澤潞不受幣者其人清可用也遂以授伉又曰唐大曆中詔以郎官宰畿輔韋夏卿授奉天令課為第一改長安令又曰韓愈為監察御史上疏論宮市貶陽山令有愛在民民生子多以其姓字之憲宗時宣徽五坊小使方秋閱鷹狗所過撓官司厚得餉謝乃去下邳令裴寰才吏也不為禮因構寰出醜言詔送獄宰相武元衡婉辭諍帝怒未置裴度見延英言寰無辜帝恚曰寰誠無罪杖小使小使無罪且杖寰度曰責若此固宜第寰為令惜陛下百姓安可罪乃釋寰又曰石昂唐五代時不

求仕進晉節度使符習高其行召爲臨淄令習入朝京師監軍楊彥朗知留後事昂以公事至府上謁贊者以彥朗名石更其姓曰右昂趨於庭仰責彥朗曰內侍何以私害公昂姓石非右也彥朗大怒拂衣起去昂即趨出解官歸語其子曰吾本不欲仕亂世界果爲刑人所辱子孫其以我爲戒後唐何澤爲洛陽令莊宗好田獵數踐民田澤乃潛身伏草間伺莊宗當馬諫曰陛下未能一天下以休兵而暴斂疲民以給軍食今田將熟奈何恣畋遊以害多稼使民何以出租賦吏何以督民耕陛下不聽臣言願賜死馬前使後知陛下之過莊宗笑

爲止獵山堂肆考曰寇準知歸州巴東縣其治一以恩信爲主後知成安縣每期會賦役惟令具鄉里姓名揭縣門而百姓爭赴之無稽違者張詠令崇陽民以茶爲業詠曰茶利厚官將權之命拔茶植桑民以爲苦其後權茶他縣失業而崇陽桑成民得其利宋史曰蘇頌字子容第進士知江寧縣時建業承李氏後稅賦圖籍一皆無藝每發斂高下出吏手頌因治訊他事互問民鄰里丁產識其詳及定戶籍民或自占不悉頌警之曰汝有某丁某產何不言民駭懼皆不敢隱遂剗剔夙蠹成賦一邑簡而易行諸令視以爲法時監司王鼎

王綽楊紘於部吏少許可及觀頌施設則曰非吾所及也。祥符知縣陳詒治嚴急吏欲罪詒空縣逃去太后果怒而詰連呂夷簡親執政以嫌不敢辨事下樞密院陳堯佐獨曰罪詒則姦吏得計後誰敢復繩吏者詒由是得免。歐陽脩貶夷陵令時無以自遣因取舊案反復視之見其枉直乖錯不可勝數歎曰以荒遠小邑且如此天下固可知自爾遇事不敢忽。唐介知任丘縣當遼使往來道驛吏以誅索破家爲苦介坐驛門令曰非法所應給一切勿與稍毀吾什器者必執之皆帖伏以去。范純禮知陵臺令兼永安縣永昭陵建京西轉

運使配木石磚甃及工徒於一路獨永安不受令使者以白陵使韓琦琦曰純禮豈不知此將必有說他日衆質之純禮曰陵寢皆在邑境歲時繕治無虛日今乃與百縣均賦曷若置此使奉常時用乎琦是其言。又曰范純仁知襄邑令縣有牧地衛士牧馬踐民稼純仁捕一人杖之牧地初不隸縣主者怒曰天子宿衛令敢爾耶白其事於上劾治甚急純仁言養兵出於稅畝若使暴民田而不得問稅將安出詔釋之且聽牧地隸縣凡牧地隸縣自純仁始。任伯雨字德翁知雍丘縣御史如束濕撫民如傷縣枕汴流漕運不絕舊苦多盜未嘗

有獲者人莫知其故伯雨下令網舟無得宿境內始不從則命斧斷其纜自是外戶不閉姜潛知陳留縣至數月青苗令下潛出錢榜其令於縣門已徙之鄉落各三日無應者遂出榜付吏曰民不顧矣錢是以獨不散常安民調知長洲縣以至信爲治人不忍欺故多盜安民籍嘗有犯者書其衣揭其門約能得他盜乃除盜爲之息追科不下吏使民自輸先他邑以辦轉運使許懋孫昌齡入邑境民頌其政皆稱爲古良吏周敦頤徙知南昌縣南昌人曰是能辨分寧獄者吾屬得所訴矣敦頤初爲分寧主簿有獄久不決敦頤至一訊立辨邑人驚曰老吏不如也富家大姓黠

吏惡少惴惴焉不獨以得罪於令爲憂而又以污穢善政爲恥程顥舉進士遷晉城令民稅粟多移近邊載往則道遠就糴則價高顥預使積粟以待費大省民以事至縣者必告以孝弟忠信度鄉村遠近爲伍保使之力役相助患難相卹而奸偽無所容凡孤寡殘廢者責之親戚鄉黨使無失所行旅出於其塗者疾病皆有所養鄉必有校暇時親至召父老與語兒童所讀書親爲正句讀擇子弟之秀者聚而教之鄉民爲社會爲立科條旌別善惡有勸有恥在縣三歲民愛之如父母吳擇仁知大鹿縣中貴人譚稹犯法按致於理稹羞恚造

譖徽宗召宋喬年往鞫喬年伉吏也疾驅之候者惶遽
入白擇仁著衣冠坐廡下喬年慮囚擿隱剔挾帑庾出
入不能得毫毛罪乃歸傳舍擇仁上謁喬年大笑曰所
以來爲察君罪顧乃得一奇士吾今薦君矣居數日召
詣闕 熊克紹興中舉進士第知諸暨縣越帥課賦頗
急諸邑率督責以應克曰寧吾獲罪不忍困民他日府
遣幕僚閱視有無時方不雨克對之泣曰此催租時耶
部使者芮燁行縣至其境謂克曰曩知子文墨而已今
乃見古循吏爲表薦之 葉衡紹興十八年進士第歷
遷知於潛縣戶版積弊富民多隱漏貧弱困於賠輸衡

定爲九等自五等以下除其籍而均其額於上之四等
貧者頓蘇徵科爲期限榜縣門俾里正諭民不遣一吏
而賦自足歲災蝗不入境治爲諸邑最郡以政績聞即
召對上曰聞卿作縣有法遣還任擢知常州 高登忤
秦檜出爲靜江古縣令廣西帥沈晦問登何以治縣登
條十餘事告之晦曰此古人之政今人詐疑不可行對
曰忠信可行蠻貊不可行誠不至爾 遼史曰王鼎字
虛中幼好學博通經史乾統六年鼎宰縣時憩於庭俄
有暴風舉卧榻空中鼎無懼色但覺枕榻俱高乃曰吾
中朝端士邪無干正須吏榻復故處風遂止 元史曰

金牛德昌中皇統二年進士第遷萬泉令屬蒲陝薦饑羣盜充斥州郡城門晝閉德昌到官即日開城門縱百姓出入榜曰民苦饑寒剽掠鄉聚以偷旦夕之命甚可憐也能自新者一不問賊皆感激解散縣境以安沙全從丞相阿朮攻常州乘勝下沿海諸城華亭傾城出降以功授華亭軍民達魯花赤時民心未定有未附鹽徒聚衆數萬掠華亭全擊破之籍其民得六千人請於行省遣屯田於淮之芍陂行省委萬忽都忽等體察欲屠其城全言鹽卒多非其土人若屠之枉死者衆以死保其不叛遂止 呂思誠泰定間進士第授景州蓆縣

尹差民戶爲三等每春行田樹畜勤敏者賞以農器人爭趨事地無遺力印識文簿令社長藏之季月報縣不孝弟不事生產者悉出之罰其輸作胥吏至社者何人用飲食若干多者責償其值 歐陽元延祐間進士調太平路蕪湖縣尹縣多疑獄久不決元察其情皆爲平反貢賦徵發及時民樂趨事教化大行改武岡縣尹縣控制溪洞蠻獠雜居撫字稍乖輒弄兵犯順元至踰月赤水太清兩洞聚衆相攻官吏相顧失色計無所出元即日單騎從二人徑抵其地諭之至則死傷滿道戰鬥未已獠人熟元名棄兵仗羅拜馬首曰我曹非不畏法

緣訴其事而縣官不爲直反以徭役橫斂培克之情有弗堪乃發憤就死耳不意煩我清廉官元諭以禍福爲理其訟獠人遂安 干文傳字壽道平江人歷長洲烏程兩縣尹所至俱有善政長洲爲文傳鄉邑徙榻公署無事未嘗輒出而親舊莫敢通私謁 盧琦登至正二年進士第稍遷至永春縣尹始至賑饑饉均賦役減口鹽一百餘引蠲包銀權鐵之無徵者已而訟息民安鄰邑仙遊盜發琦適在邑境盜遙見之迎拜曰此永春大夫也爲大夫百姓者何幸之大乎吾邑長乃以暴毒驅我故至此耳琦因立馬喻以禍福衆皆投刃槊請縛其

酋以自新琦許之酋至琦械送帥府自是威惠行於境外 獻徵錄曰明洪武朝任勉令番陽時一以法繩治求受郡縣寄而得全歸者無幾勉受事日思前令所以亟黜者率因襲苟且拂民情而壅上聽曰是法所以逮也即大書孝弟忠信禮義廉恥八字於廳壁訪邑有德學爲民所信嚮者隨事酌輕重而處之有不便者或粘匿名文於縣門命守之曰是教我也俾勿壞後潛自毀去 歐陽銘爲臨淄令時副將軍常遇春略定未附郡縣過臨淄兵士十餘人入民家取酒不得相毆擊謹動一市銘出呵止不服因笞遣焉且往見將軍白之軍校

先走告軍門曰知縣毆卒幾死且罵將軍不戢士常公命銘詔之曰汝何敢爾銘曰軍固王師民亦王民也民被毆擊幾死軍士固不可咎耶此軍士之過知縣雖不賢其敢他有詈言常意解乃獨責軍士而釋令由是申嚴約束無敢譁者仁宗朝鄭汝敬爲上虞令居二年邑大治監察御史尹宗高號嚴厲有司多望風引退獨嘉賞敬嘗問紹興守六邑令孰優守曰惟鄭令清介肯爲但其人氣大耳尹曰人惟有氣斯能生聖賢能養是氣故充塞宇宙可無氣而爲人乎守不能答旣而考浙江七十二縣令置汝敬爲第一華亭葉宗行夏原吉

薦擢錢塘令不逾年翕然稱治一日廳事前有蛇蜿蜒若有所告訴宗行謂之曰若豈有冤乎吾爲汝驗之蛇返入餅肆中爐下發之得死屍乃肆主人利其資殺之埋此遂伏法宣宗時范希正舉賢良方正拜曹邑令九載考滿民懷其惠爭持金帛贈遺皆不納有里長陳彬伺希正獨居懷金潛入投於地疾趨而出時無吏卒無能追及及明旦出召彬彬不至乃召其父至庭諭之曰大丈夫不爲昭昭信節不爲冥冥惰行命領其子所遺金去其父赧愧領金而去通紀曰天順間御史盛顥以言石亨出知東鹿邑豪士聞其來相戒曰是嘗劾

石總兵者其人不可犯也顯至變搏擊而為撫循吏畏而民安之未幾丁內艱去民俟其服闋相率詣闕乞顯再任不復用刑罰有爭訟者諭之以理輒聽受不復辨鄰邑訟多年不決者各來詣顯訴折以片言必心服而去時人有清如水明如鏡之謠邑界真定二府四境之民亦聞風趨赴郊外有荒落地自然聚以成市邑人稱為清官店 獻徵錄曰張曷字仲明鄆人也成化間知鉛山縣政通神明有賣薪者食鱸魚忽死鄰保疑其妻殺之拷訊無他狀械繫踰年曷初至任嘗白晝登堂恍惚見有綠袍烏巾者語曷曰吾非人乃某鄉之土地也

鄉民某甲之妻以殺夫繫獄此人本中鱸毒而殂非婦罪也公欲驗之但置鱸於水甕中昂頭出水二三寸者必殺人試之則事白矣言訖不見曷異之詰旦命闔境漁者捕鱸得百斤以神言驗之得昂頭者凡七因召婦烹之以食死囚纔下咽便稱腹痛仆地死婦冤遂白乃釋之其他摘發異政尚不勝書 成化間張公素為河陰令適歲大侵餓莩載途又承凋敝之餘百蠹孔亟憂形於色亟求拯救之方曰是不可以他求也為之在我由是簡訟獄罷追呼節廚傳平市價裁靡文息奢風一意與民休息歲餘病者興困者蘇翕然大治庭無敲扑

之煩齋有垂簾之靜隸卒倚其杖於壁兩兩立左右結
絲網以資用有太古之風焉平龔起鳳嘉靖間爲杞縣
令諸所興革一意行已志無所顧憚獄囚三百鞠多寃
者一夕盡遣之止留十二人即司府勾捕執弗與及它
檄有弗便者輒罷之吏恐不敢署鳳張目曰乃公自爲
之不以累若輩竟牒職往歸德府豪民恣睢殺人賄其
令爲脫死監司以鳳有廉平聲輒覆訊之未至二十里
令出迎謹甚囑君無竟至縣密遣吏囊千金致之鳳大
怒以囊提吏額流血被面而去已竟窮治伏其辜人大
稱快其徐九思爲句容令時應天尹有所任胥下邑索

吏賄不得詬諸庭九思縛而笞之尹怒曰是不有我也
會丁中丞有所下治荒者闊略不甚稱九思以意格之
而諸生見懲於令者共中以蜚語中丞恚甚見辭色三
日父老數千人擁而庭見稱令賢泣數行下曰微徐令
吾曹有填溝壑而已中丞意稍動衆又歷叙救荒諸奇
策與居恒善狀中丞意解入都以語尹尹曰此強項令
好以抗上自爲名移之便會中丞有所舉刺而九思在
刺中事下吏部尚書熊浹佛然曰吾聞句容令不減古
人今不以舉而以刺耶考功具前後薦剡語報尚書乃
論謫中丞而特留九思

商縣令三林留大恩

原施其善政而為陳恩德
新序云魯君使宓子賤為單

者二人使書憲書教品魯君子之至單父使書子賤從

旁引其肘書醜則怒之欲好書則又引之書者患之請

辭而去歸以告魯君魯君曰子賤苦我擾之使不得施

其善政也乃命有司無得擅徵發單父單父之使大治

為陳父母恩德吏民信服**政教大行****德惠普著**
晉書

云賀循為武康令政教大行鄰城宗之然無援於朝久

不進序著作即陸機上疏薦循由伏見武康令賀循德

量遠茂才鑒清遠汝南先**道不拾遺****獄無繫囚**

賢傳云袁安為任城令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民皆大**

拾遺書云卓茂為密令數年教化大行道不**民皆大**

悅人莫敢欺
東觀漢記云鍾離意為堂邑令初到市

木爭赴趨作不日而成既畢請解土祝曰與工役者令

也如有禍崇令自當之民皆大悅後漢書周紆字文

通為博平令遷召陵侯相庭掾憚紆嚴明欲損其威乃

晨取死人斷手足立寺門紆聞便往至死人邊若與死

人共語狀陰察視口眼有稻芒乃密問守門人曰悉誰

載藁入城門者對曰廷掾耳又問鈴下外頗有疑令

與死人語者不對曰廷掾疑君乃收廷掾拷**相地起**

問具服不殺人取道邊死人後人莫敢欺者

田穿渠入河
益部耆舊傳贊云徐韋除都梁長至縣

云哀為滎陽令先時靈雨百姓饑饉哀乃穿渠入**養**

子曰賈所生
育男以鄭為字
謝承後漢書曰賈彪舉

貧多不養子彪嚴為其制與殺人同罪養子者十數兪

曰賈父所生男名賈子女名賈女以此豐丁口魏志

曰鄭渾為郤陵令天下未定民皆剽輕不念產殖生子

無以相活率皆不舉渾所在奪其漁獵之具課使耕桑

又兼開稻田重去子之法民初畏罪後稍**私粟為飯**

嘉禾生庭
韓子云季孫相魯子路為郈令魯以五月

豐給無不舉贍所育男女多以鄭為字

設官部

詳蓋頁卷一百一十六

縣令

重

為漿飯要作溝者於五父之衢而餐之孔子聞之使子貢往覆其飯擊毀其器曰魯君有民天子奚為乃餐之子路怫然怒攘臂而入請孔子曰夫禮天子愛天下諸侯愛境內大夫愛官職士愛其家過其所愛曰侵今魯君有民而子擅愛之是子侵也言未卒而季孫使者至讓曰肥也起民而使之先生使弟子令徒役而餐之將奪肥之民耶續漢書云魯恭為中牟令政有三異是歲嘉禾生恭便坐庭中府即奏上郡以檄勞曰君以明德久屈中牟物產之化流**鷹化為鳩**蝗不入境**鍾離**行天降休瑞應行而生**鷹化為鳩**蝗不入境**鍾離**傳云意遷東平瑕丘令男子兒直勇悍有力桀悖好犯長吏意到官召署捕盜掾勅謂之云令昔嘗破三軍之眾不用尺兵嘗縛暴虎不用尺繩爾掾之氣勢安若宜慎之復召直子涉署門下將游徼私出入寺門無所關白收涉鞭之直走之寺門吐氣大言意勅直能為子屈自縛謝令不則鞭殺其子直果自縛意曰前告汝曹縛暴虎不用尺繩汝自視何如虎自縛邪勅獄械直父子結連其頭對榜之欲死掾吏陳諫乃貸之由是相率為善所謂上德之政鷹化為鳩暴虎成狸此之謂也續漢書云楊琳為茂陵令蝗不入茂陵界**騶獨**

致雨

縣獨不雹

謝承後漢書曰鄭弘為騶令魯國當春大旱五穀不豐騶獨致雨偏熟永

平十五年蝗起泰山流被郡國過騶界不集郡因以狀聞詔書以為不然遣使案行果如言東觀漢記韓稜

為下邳令視事未暮吏民愛慕請雨自責**爭水割**

時鄰縣皆雹傷稼惟下邳獨無請雨自責**爭水割**

指益部者舊傳云趙瑤為緱氏令齋戒請雨於虛皇乃指

規為安陽令與設壇引咎**坐薪自焚**海內先賢傳云趙

朗陵黃萌云設壇引咎**坐薪自焚**海內先賢傳云趙

弘農令界有蝗蟲食禾穆設壇引咎請以身禱於是暴弘農

雨來螟蝗頓消人以爲神明之宰後漢書云戴封為

西華令時郡界有蝗獨不入西華境隨車號泣**望**

其年大旱封坐薪上自焚俄大雨至隨車號泣**望**

樞設奠

續漢書吳漢為洛陽令病卒百姓哀痛老小隨

及卒百姓如喪父母將歸不受祭吏民圖畫形像

謂之神明晉書云陸雲補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為

謂之神明晉書云陸雲補浚儀令縣居都會之要名為

設官部

清鑑類考卷一百一十六

縣令

圖畫形像

尚百姓追思之圖畫形像配食縣社續漢書云度放

牛於野繫馬道傍俗豪強渙到縣舉賢誅猾道不拾

遺卧不閉戶皆放牛於野益部者舊傳云羅衡為萬

皆繫於道傍王渙履正楊沛嚴能為洛陽令治民

履正魏畧楊沛陶潛常醉胡母節酒晉書云陶

為鄴令當官嚴能陶潛常醉胡母節酒晉書云陶

令在縣公田悉令種秫穀曰令吾常醉於酒足矣

書泰山胡母輔之以家貧求試守繁昌令始節酒自厲

甚有汲黯病歸田里貢禹免冠遂去漢書汲黯為

能名為稱疾歸田里又曰貢禹為河南令歲餘以職事

少失為府官所責責令免冠謝禹曰冠一免安可復冠

也遂解劍帶之掛冠而去益部者舊傳云趙璋少

長亭長譴之乃歎曰無大志故為豎吏所輕耳於是解

劍掛壁曰璋不乘輜車佩綬不復帶劍因之京師詣太

學受業治春秋變行厲操名德遂稱除野王令乃解劍

帶之官治官清約以身率下烟火不舉常食乾糲也

晉中興書曰陶潛為彭澤令督郵察縣吏入白當板

履而就謁潛曰吾不能為五斗米折腰向鄉里小豎於

是遂掛不治官職多脩家具吳越春秋云文種荆

冠而去不治官職多脩家具吳越春秋云文種荆

官職有若狂也晉中興書太原王述素清補宛陵令

時多脩家具具有勞役之聲王導使人謂曰名人屈臨小

縣甚不增心事青天白日器宇荆玉南金山堂肆

宜爾也

增心事青天白日

器宇荆玉南金

山堂肆

考宋邊

瑯知洛陽縣其兄玠嘗為河南令兄弟迭尹京邑心事

如青天白日合璧事類云晉孫綽孔松陽像贊曰君

德器純固基宇高遠荆玉不削木為牘片紙榜門

足喻其温南金未能方其利

宋史仁宗朝燕肅知臨叩縣民苦吏追擾削木為牘民

訟有連逮者書其姓名以召之如期而至彙苑詳注

云宋种世衡嘗知武功縣用刑嚴峻人亦服其威信或

有追呼不使人執帖入鄉但以片紙榜縣門追某人期

某日詣縣皆使知養老事上化為孝子悌弟事合璧

如期而至

設官部

縣令

五

張橫渠為巖令以厚俗為先每以月吉具酒食召鄉人
 高年會於庭親為勸酬使人知養老事上之義問民疾
 苦元史云呂思誠為禧縣尹劉智社民李愬其弟盜
 羊思誠叱之王青兄弟四人友愛彌篤思誠至其家取
 酒勸酬歡同骨肉李之兄弟相謂曰我等終不願見尹
 矣各具酒食相切責悔前過折居三十年復還同爨鎮
 民張復叔母孀居且瞽丐食以
 活恐思誠聞之即日迎養之
 有婦人新寡者訴夫兄弗育已勉曰汝欲他適乎乃判
 其背衫曰餓死事極小失節事極大後婦終守節他娶
 聞之亦無二志又吳源深宰弋陽六年嘗從其僕問
 弋之俗因謂婦人何髻僕訝曰主官弋六年今問髻詐
 我也源深曰吾殊不覺耳安
 有為民父母窺其子女者乎
 馴雉 縱雀 馴雉詳藝
 獻徵錄成化間陳銅為黔陽令多惠政嘗過他縣道旁
 小兒黏雀為嬉問知銅來相顧曰公必惡戕物命悉縱
 去 引舟 昇輿 彙苑詳注何易于為益昌令縣距州
 舟出益昌旁索民挽縴易于身引舟朴驚問狀易于曰
 方春百姓耕且蠶惟令不事可任其勞朴愧與賓客疾

趨去 又休寧在萬山間不通舟楫往來使客必以輜
 民病之周德誠為令謂縣僚置一輜在廳彼不應索而
 來索者為之不敢啟齒
 察大豪 汰冗役 又沈孚聞
 商城令邑大豪多入賞司農假衣冠文其賤令之官輒
 相率投謁通姓名而重其幣因而借威福挾令長短字
 聞至預約束典謁一刺之外而以他物入者榜百又伺
 察豪過失即燕處恐悚小民鼓腹而遊 獻徵錄商城
 既遠大府鮮約束隸卒籍民於官者一而私籍者十乎
 入丞尉庭者如之且謂羣吏彼隸一而十之民十其害
 使若為所欲為即十令也必戍不貸汝於是吏洗手而
 奉三尺令庭 日食一升 不取一文 齊劉元明為山
 鳥雀下矣 下第一傅巖為代元明曰作縣令惟日食一升飯莫飲
 酒此第一策 宋沈希顏知零都公宇後妖禽夜啼希
 顏書其木云此處離朝路幾千為官不取一文錢生平
 不養無情鳥遮莫妖禽夜哭天詰旦禽去治縣三年災
 沴不生百 卧紙帳 挈酒瓢 宰蜀新繁麗衣糲食如
 廢具舉 設官部 詳益頁函卷一百一

韋布士嘗卧一紙帳題其上曰紫絲步帳簇春華卧雪
眠雲自一家雪又不寒雲又暖扶持清夢到梅花雅淡
之情槩可想見山堂肆考五代南唐廖凝為都昌縣
宰以廉自守秩滿題詩脩江寺曰五斗徒勞更折腰三
年兩鬢為民焦今朝解印
變井 徒灘 彙苑詳注李
言歸去還挈來時舊酒瓢
三月政成鄰境取則官宅舊井水清而味苦錫下車嘗
之莞爾而笑曰既苦且清足符吾志遂汲不改變為甘
泉蠡丘館有三柳錫往來憩之飲水則去行路勿剪比
於甘棠 翰苑新書張逸徒知青神縣縣東南有松柏
灘夏秋暴漲多覆舟逸禱江神
毀叢祠 殺靈蛇 史元
不踰月灘徙五里時人咸異之
劉宰為泰興令有殺人獄具謂禱於叢祠以殺一人刃
忽三躍乃殺三人是神實殺我也宰請於州毀其廟斬
首以殉 又云呂思誠令禱縣時天旱道士持青蛇曰
盧思谷小青謂龍也禱之即雨思誠以其惑人殺蛇逐
道士雨
瑞蓮嘉禾 白雀青鹿 宋司馬欣知遂昌縣
亦隨至 嘉禾之應 山堂肆考吳在木咸平中知
有瑞蓮 興利除害邑中稱治致有白雀青鹿之祥
餘于縣

川四長

河清十奇

合璧事類荀淑為當塗長韓韶為
瀛長陳寔為太丘長鍾皓為林慮

長皆類川人 翰林新書嘉祐中

王允觀知河清縣軍民歌詠十奇

錢塘一葉清 徐

公三字訓

華亭葉宗行為錢塘令按察使周新風采嚴
峻尤重之嘗候宗行出潛至其舍視室中惟

笠澤銀魚乾一裹新嘆息構少許而去明日召以食曰
此君家物也時呼為錢塘一葉清 獻徵錄徐九思令

句容生乎不嗜肉惟噉菜佐脫粟又嘗圖一青菜於堂
曰古不云乎民不可有此色士不可無此味遷工部主

事瀕行兒稚挽衣而泣其長者曰公幸訓我使我奉之
如奉公九思亦揮淚曰母以訓而曹惟儉與勤及忍耳

於是父老刻所畫菜而書勤
原象雷 應宿 雷霆百

象之分土百里 漢書云
生魚 展驥 范丹為萊蕪

郎官出宰百里上應列宿
曰甌中生塵范史雲釜中生魚范萊蕪 龐統字士元

劉備以為棗陽縣令在縣不治免官魯肅曰士元之才
百器不足以展驥足耳
烹鮮 驅雞 善理人如

設官部

尚書百一十六

縣令

三

驅大繭絲布被 國語趙簡子使尹鐸為晉陽將行請

哉尹鐸至則損其戶數人則優而稅少簡子謂襄子曰

謂重其稅以布後漢董宣為洛陽令死帝使人視家

罪容姦 夏方為齊山令百姓有合將加撫拷者方向

管城長令縣中姦吏引去柔教曰昔丙吉吏有非

者容之此諸吏於吾未嘗有失安得去皆自勵也

巫掩盜 西門豹為鄴令事詳方畧黃昌為宛陵令

賊家掩取之悉收一家一請試 詠歸 馮野王以父

年十八上書願試守安令陶潛為 河陽花 彭澤

柳潘岳為河陽令樹桃李花人號曰河陽 不刈麥

益畜椹 必子賤治單父齊寇來至魯父老請曰寇將至

樂宓子曰今年無麥明年可種若使不耕者得麥使民

沛課民益畜乾椹收登豆閱其有餘以補不足如此積

得千餘斛藏在倉內會太祖鄭沛謁見乃皆進 關田疇

將千餘人皆無糧過新鄭沛謁見乃皆進 關田疇

立學校 子路治蒲田疇開闢 晉范甯字 人不欺

商露宿 西門豹為政人不敢欺 鄭子產為政人不忍欺

令大小震懼外戶不閉 全椒市哭 弘農路祭 孔奕

椒令以母疾去官百姓哭送之及奕卒市皆哭 王渙

為洛陽令病卒喪西歸過弘農弘農人設祭於路曰常

抄自玉君來乃不見侵枉 武城絃歌 安邑口腹 子

武城聞絃歌之聲 閔仲叔居安邑買豬肝食令乃

設官部

鍾離義刑 卓茂禮教

縣令

其父曰有道君以義刑人乃令子自飲藥而死後漢卓茂為密令人有言亭長受其米肉饋者茂問吏求否曰自往遺之茂曰鄉里尚相餽遺况吏乎吏不當承威取之耳民曰苟如是律令何所以禁之茂曰我以禮教汝必無怨惡以律治汝汝何所惜哉大者可論小者

督郵 稻生斥鹵 後漢戴封字平仲為西華令蝗蟲不其日蝗亦頓除一境奇之魏史起為鄴令以西門豹舊渠引漳水灌鄴田旁終古斥鹵皆生稻梁暴

身祈雨 叩頭反風 祝長字幼卿為洛陽令是時亢旱天子雩祈不感長乃暴身塔前引

罪自咎甘雨滂注人歌 王衍清談 夏侯多暇 王衍詠之反風劉琨事 晉書夏侯湛為野

甫為元城令終日清談縣務亦理 晉書夏侯湛為野王令以郵隱為急而緩於公調政清務閑優游多暇朝

野嘆其屈除 安陽立祠 汝陰配社 晉荀勗字公曾中書侍郎 白帖宋登為汝陰

在人生為立祠 皆配社祀之 增留養 却薦 令號曰神父及卒人皆配社祀之

宋史范純仁皇祐元年進士第調知武進縣以遠親不赴易長葛又不往仲淹曰以遠為嫌今近矣復何辭純仁曰豈可重於祿食而輕去父母耶雖近亦不能遂留養焉 正德時壺關知縣吳傑清苦罕儷衣粗布之衣食脫粟之飯故人有欲以私薦之傑力却之曰清長使我果賢也薦不必公使不賢也

官 菜知縣 宋史吳獵徙林慮令縣依山民以蒐田為

喬墓在境中往奠謁建祠其旁居官無絲髮擾吏民愛信共目為清長官 獻徵錄胡壽安宰新繁後圃種蘆

服數畦使客往來者採之以供盤 浚儀辱客 洛陽釘或為餽遺之禮人呼為菜知縣

禁僧 西馬周未遇時客汴為浚儀令崔賢所辱遂感激而時洛陽令禁僧午後 催科不擾是催科中撫字刑罰

不得出島為書自傷 宋史趙方知青陽縣 無能事之

無差是刑罰中教化 告其守史彌遠云 無能事之

虛名有牧民之實惠 考績方伯劉彬為程鄉令九年 性

設官部 詳益頁卷一百一十六 縣令

稟剛方有百折不回之氣分安寒約有一塵不染之

操昆明令

縣令四

原罷侯置縣

崔寔政論云秦兼

減陳為縣

史記云周

莊王滅

漢萬戶以上為令

漢書百官公卿表云縣令

陳為縣以上為令秩千石至六百石減萬戶為長秩五百石

晉千戶以上為令

晉令云縣千戶以上及五百從小

補大表其能

崔寔政論云舊制萬戶以

才堪治民以

參選

晉起居注太始元年詔曰若縣令

大邑身之所

庇

左傳云予皮欲使尹何為邑子產曰子有美錦不使

為美錦不

長吏親民之要

晉起居注太始元年詔曰

治民重職

晉起居注太始元年詔

煩劇所鍾

抱朴

台九列坐而論道州牧郡守操綱舉領其

脩此三者

李康家誠曰武帝時有三長史俱來陛辭上曰稱其

三善

家語曰子路治蒲三年孔子過之入其境田疇盡易

其善可得聞乎孔子曰吾見其政矣入其境田疇盡易

草萊甚辟溝洫深治此其恭敬以信故其民盡力也入

至其邑墻屋完固樹木甚茂此其忠信以寬故民不偷也

擾也以此觀之雖三久無苟且崔寔政論云建初中

稱其善庸盡其美乎久無苟且南陽陰意以詔除郎

朞月化成

王隱晉書云唐彬補鄴

法令為師

漢書薛

設官部

洪金卷一百一十六

縣令

三

宣子惠為彭城令宣從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

不脩宣心知惠不能留數日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

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從其所問

自有資材仁義為治續漢書孔奮守姑臧長官不言

而治漢書曰原涉為谷口令時年二以德化俗書續漢

哀字叔通遷圍令正身率下舉動遵禮其政化大行觀

漢記云賀元遷鄴令政化大行魏畧云時苗為不任刑

罰後漢書云魯恭為中牟令不行鞭杖魏志司馬朗

政務寬惠不行鞭杖而民不敢犯禁三輔第一世語張免除新豐

州之首蜀志云呂又遷新都綿竹令乃心沐並清名

魏畧云沐並為成臯令何隨清廉華陽國志云何隨

在位有清名為眾所許

官時巴士饑荒所在無穀送吏行乏輒取道側民芋隨

以綿繫其處使足所取直民視芋見綿在語曰聞何安

漢清廉行過從者無糧必能爾耳持綿追還陳球清

之終不受因謂語曰安漢吏取糧令為之償

高續漢書陳球遷繁孔奮清潔後漢書云孔奮守姑

士多不脩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為眾人所笑或以為

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辛苦耳奮不改其操也

毛米不犯晉書居正毛米不安貧無車馬魏志崔林

無車馬單去留其犢魏畧時苗為壽春令始至乘輿

步之官留犢與主簿曰無書京師傅子云劉鈞為穎陰相不

是淮土所生也京師惟有笠織傷令而歸惟有笠織不敢欺書續漢

宣子惠為彭城令宣從淮遷至陳留過其縣橋梁郵亭

不脩宣心知惠不能留數日終不問惠以吏事惠自知

不稱宣意遣門下掾送宣至陳留令掾進見從其所問

自有資材仁義為治續漢書孔奮守姑臧長官不言

而治漢書曰原涉為谷口令時年二以德化俗書續漢

哀字叔通遷圍令正身率下舉動遵禮其政化大行觀

漢記云賀元遷鄴令政化大行魏畧云時苗為不任刑

罰後漢書云魯恭為中牟令不行鞭杖魏志司馬朗

政務寬惠不行鞭杖而民不敢犯禁三輔第一世語張免除新豐

州之首蜀志云呂又遷新都綿竹令乃心沐並清名

魏畧云沐並為成臯令何隨清廉華陽國志云何隨

在位有清名為眾所許

官時巴士饑荒所在無穀送吏行乏輒取道側民芋隨

以綿繫其處使足所取直民視芋見綿在語曰聞何安

漢清廉行過從者無糧必能爾耳持綿追還陳球清

之終不受因謂語曰安漢吏取糧令為之償

高續漢書陳球遷繁孔奮清潔後漢書云孔奮守姑

士多不脩節操而奮力行清潔為眾人所笑或以為

身處脂膏不能以自潤徒益辛苦耳奮不改其操也

毛米不犯晉書居正毛米不安貧無車馬魏志崔林

無車馬單去留其犢魏畧時苗為壽春令始至乘輿

步之官留犢與主簿曰無書京師傅子云劉鈞為穎陰相不

是淮土所生也京師惟有笠織傷令而歸惟有笠織不敢欺書續漢

設官部

三

有異政殷氏家傳曰哀為榮陽令學校儀禮濟濟如也

令我子孫石崇有能名王隱晉書曰石崇年二十餘為脩武令有能名

白聞於州郡陶氏家傳云陶遂起家為龍陽長素清

絕請謁計日受清廉訓於百里龍遷魯令明斷朗然

其節治有政化百姓懷附續漢書鍾離意

淨百姓以治謝承後漢書陳寔遷書佐無事令讀孝

經漢書王漁為吏好遊戲下車公謁後漢書曰神拂

謁以愧其心自是莫敢出者政有能名累遷光祿大夫

郵諸孤哀喪紀家語孔子謂宓子賤曰子治單父衆

父卹其子子卹諸孤而哀喪紀孔子撫百姓如赤子

東觀漢記曰鍾離意遷堂邑令鳳凰集境荀氏家傳

太原榆次令為政以德人懷之時有鸞鳥集學東觀

鳳凰集其境內晉武帝下詔褒美之鸞鳥集學東觀

王阜補重泉令吏民向化鸞鳥集於學宮阜使官掾長

沙壘為張雅樂鳥舉足垂翼應聲而舞翔復上縣庭

屋十餘虎即出界益部耆舊傳云趙瑤為緱

日乃去虎即出界氏令到任虎負其子出界

渡江續漢書劉平為全椒長先是縣多虎百姓涕泣

續漢書云曹褒遷陳留圍令愛民救男女號泣崔氏

死為太守馬嚴疾惡免官百姓涕泣巨先治

字子玉為汲令遷濟北相卒官汲縣吏民男巨先治

女號泣遂累石作壇春秋祀之立碑頌德也樂恢剛直續漢書

劇舉能治劇為長陵令道不拾遺樂恢剛直續漢書

守陽令在朝歌稱神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

設官部朝歌稱神官設令三科以募求壯士自掾

吏以下各舉所知其攻劫者為上傷人偷盜者次之帶喪服不事家業為下收得百餘人誦為饗會悉貫其罪使入賊中誘令劫掠乃伏兵以待遂殺賊數百人又潛遣貧人能縫者傭作賊衣以采緹縫其裾為識有出市里者吏輒禽之由是駭散咸稱神明

京師肅清

又云周行為涇令下車嚴峻貴戚跼踏京師肅清

書鮑昱為此陽梁車以不慈免其姊往看暮而踰郭令盜賊省減

入車刑其足趙成侯以尹敏以倉漏免為長陵令以敏為不慈免之詳姊妹

縣倉漏三劉類託疾流聞州郡北堂書鈔魏畧云劉

二人皆有色好之無由乃託疾詐卧齋中佯病引內官屬陰伺知之莫不吐舌流聞州郡

懸鏡宋史陳良翰紹興五年進士第知温州瑞安縣俗

但揭示名物民競樂輸聽咸得其情或問以指畫何術良翰曰無術但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

何術良翰曰無術但公此心如虛堂懸鏡耳

心獻徵錄云明徐甫宰為武平程鄉二邑令嘗語人曰妄念一起輒以指畫其心務令克去所賴

調停嘗親親民之疾苦故多操切為事所賴以調停其

間者在吾有司耳若上司知操切而惟知自檢又弘

有司不知調停則民無所措手足矣耶吾知自檢而已

潘鏗授蒲城令愷悌子育不設厲禁有巨猾張某者好

敗官政或諷鏗殺之乃笑曰獨非民耶吾知自檢而已

矜卹孤羸漢周澤為滎池令奉代輸下戶督賦役

不忍迫下戶或懷附流亡唐書崔衍調清源令勸民

以俸自輸租均役他邑遼史云馬人望咸雍中第進士為松

燧薦均役他邑遼史云馬人望咸雍中第進士為松

其能均役他邑遼史云馬人望咸雍中第進士為松

望請於中京留守蕭吐渾均役他邑吐渾怒下吏繫幾

百以事聞於請紓稅限宋史葉顥知上虞縣凡徭役

朝悉從所請請紓稅限宋史葉顥知上虞縣凡徭役

戶租至庭親視其人咸便之帥漕令今歲夏租先期送

設官部

設官部

縣令

什之八顯請少紆其期帥怒及麥大熟使民併戶元

民輸租反為諸邑最帥大喜許薦於朝文炳為藁城令使

元初料民令敢隱實者誅籍其家董文炳曰為民獲罪

民聚口而居少為戶數眾以為不可文炳曰為民獲罪

吾所甘心由是賦諭遣就學宋史云宋陳襄字述古

斂大減民皆富完論遣就學知仙居縣于正歲因者

老來賀作勸學一篇且論之曰爾遣子弟亟來令歸

就學於是從學者翕然邑人自是有所矜式

思三日又李燾紹興八年進士第知雙流縣任族張氏

三日復來迄人以訟為恥又楊簡知東平縣興學訓

海艾無訟以禍福咸感悟願自贖由是人以訟為恥

寘獄中諭以禍福咸感悟願自贖由是人以訟為恥

無盜警路不拾遺紹興五年召為國子博士二少年率

縣民隨出境盜者還遺弘治間周盛為沐陽令其治

外呼曰楊父盜者還遺弘治間周盛為沐陽令其治

竊其鄰舍物者主人翁覺而縛之縣盛曰汝亦人耳胡

為羞鄰里如是貽米盜也一縣清水明鏡翰苑新書云

者詰之乃向貽米盜也一縣清水明鏡翰苑新書云

聞之皆感化外戶自是不閉

良翰行狀公知温州瑞安縣或問公何術清如水平

公曰清水明鏡不可逃形心澄亦猶是矣

如衡山堂肆考宋葉康直知光化縣豐稷為穀城邑

庭如水翰苑新書云宋李燾知雙庭中常空

凡仕都下者各為其縣擇令無錫縣有秦尚書與諸朝

官顯者十餘人為其縣得鄭海亭溥為令語民以奢敗

儉存一與民相安為寬平客或見溥坐縣堂從容不苛

庭中常空怪之問何能然溥曰惟不擾人自累耳

鬼神破膽彙苑詳註孔帖云李杲為洛陽令嚴毅公

語聲曰古今正人李令是也見其行事過其境夜聞戶外

我輩可以他境血食兼開戶視之無物乃鬼神破膽

鬼怕進戲御前者一鬼跳舞於途諸達官過之鬼恬不

畏忽傳呼王勳來鬼急竄伏問何故鬼曰官不要錢神

鬼怕由是勳廉名徵於內庭特詔旌異且令吏部移文

為天下所治者三吏治畿縣乃以錫知東明始至令

設官部

諸官式

其下曰吾所治者三恃力恃富恃一判不移山堂肆
 贖者吾所先也歲中以治迹聞一判不復考元丁
 濟為奉化尹凡公論所在一判不復錄龔
 移故民至今稱之曰丁相公一判不復不媚按君
 起鳳為杞令御史行縣而鳳固自如監司召謂之曰按錄龔
 銜之出俸金自膳以風而鳳固自如監司召謂之曰按錄龔
 君嚴重可令坐折足床乎鳳曰茲瑣事而不可得乃檄錄龔
 皆掩口笑御史故久於杞欲徵君陰事而不可得乃檄錄龔
 汴官吏皆集杞考刺以疲之鳳對曰令即不可擔一肩錄龔
 任劇何吾為若調簡可全也鳳對曰令即不可擔一肩錄龔
 行李去耳調何為者能按郡吏宋史云李南公字楚
 御史竟以不及去之能按郡吏宋史云李南公字楚
 令郡猾吏恃守以陵縣不輸負租南公捕繫之吏不
 守怒通判為謝曰能按郡吏健令也卒真諸法吏不
 敢仰視又云董文炳年少亦不之憚文炳嚴於聽斷以恩吏不
 濟威未幾同列束手下之吏抱案求署字不敢仰吏不
 視里人亦大化服於是流離漸還數年民食以足吏不
 為御史撓三反宏三執人謂必獲罪矣項竟薦之曰縣吏不

令能不為御史所撓可被刑耘苗宋史云周堯卿天
 不謂賢哉人以是賢項被刑而耘苗者絃就宋史云周堯卿天
 高安寧化提點刑獄楊絃入直其枉令不我欺而誠意宋史云周堯卿天
 詢其故對曰貧以刑獄故為入直其枉令不我欺而誠意宋史云周堯卿天
 之我何怨絃移家入縣李衡知溧陽縣專以期日榜宋史云周堯卿天
 以所聞薦之朝移家入縣李衡知溧陽縣專以期日榜宋史云周堯卿天
 縣門一重囚隆興二年輸送先他邑辦任歷四年獄戶未嘗宋史云周堯卿天
 繫一重囚隆興二年輸送先他邑辦任歷四年獄戶未嘗宋史云周堯卿天
 江者多送其孥獨自浙右移家入縣李衡知溧陽縣專以期日榜宋史云周堯卿天
 起旁邑而漂陽靖晏自如帥汪撤轉運使韓元吉等列宋史云周堯卿天
 上治盜戒不入境畿內多盜始至召令賊曹曰民窮宋史云周堯卿天
 狀盜非天性也若亡命推埋故犯我境諭盜無入境宋史云周堯卿天
 而盜非天性也若亡命推埋故犯我境諭盜無入境宋史云周堯卿天
 切誅之毋得貸於是羣盜相戒不入境諭盜無入境宋史云周堯卿天
 元史許義夫為封丘縣尹值至正四年大饑盜賊羣起宋史云周堯卿天
 抄掠州縣義夫聞賊至近境乃單馬出郊十里外迎之宋史云周堯卿天
 見賊數百人義夫力言封丘縣小民貧皆已驚惜累宋史云周堯卿天
 惶逃竄幸無入吾境也言詞愿欵賊遂他往宋史云周堯卿天
 廉令獄賊黨嘯聚欲劫之日中奔突而抵署前賊忽宋史云周堯卿天

設官部

官部

縣令

三

自悔曰此事無難可惜
累及廉令耳遂策馬去
母累賢父母不獲喬籍鹽城責諒捕喬喬聞曰丞尉均

亮當道捕不獲喬籍鹽城責諒捕喬喬聞曰丞尉均
母累賢父母不獲喬籍鹽城責諒捕喬喬聞曰丞尉均

唐書高智周遷費令與丞尉
均取俸民安其化刻石頌美
自奉尤薄

知泰和縣清白端謹自奉尤薄
旬不知肉味為官三年如一日
室中蕭然婦子紡績

績令徵錄湯陰人王勳少為諸生
納粟入太學授涑水
於涑者以勳止饋酒醴劉瑾聞之怒欲加顯禍奄人有

然惟巾帶掛壁婦子紡績耳瑾始信其廉
帛勳分給里甲一無所留詭言令眾感劉之施也
舍蕭然襍被闔門

舍蕭然襍被闔門
居縣自月俸外即薪馬多歸之官日
勝困皆遜官舍蕭然夜自襍被闔門而寢

出二分銀付小吏具飲食所從兩僕人不
宋史王旦太平興國五年進士及第為大理評事知平
江縣其解有物怪憑戾居多不寧旦將至前夕守吏聞

羣鬼嘯呼云相君至
矣當避去自是遂絕
緋衣復出

羣鬼嘯呼云相君至
矣當避去自是遂絕
緋衣復出

歲斂民財祭鬼謂之春齋否則有火
亦不作毀淫祠數百
區勒巫為農者七十餘家及罷去父老

送之出境泣曰公去緋衣老人復出矣
京邑同領

韋抗景雲初為永昌令輦轂繁要抗不事
威刑而治前
令無及者及為御史按察京畿弟拯方為萬年令兄弟

同領赤縣
兩縣恐失
以舉人謁選出令武平邑當

人以為榮
兩縣恐失
以舉人謁選出令武平邑當

粵之界山寇蟠結時擾城邑吏無寧解
他盜餘遠近化之即藪澤諸寇亦皆傾心
於朝調程鄉令去之日武平老稚遮道
來程鄉聞其至則又奪之去也

道以迎鄉聞其至則又奪之去也
萍鄉善政

德間為萍鄉令時張詠守金陵范延貴為殿直押兵過
金陵詠問曰天使沿路來曾見好官員否答曰昨過袁

設官部
縣令

設官部
縣令

設官部
縣令

設官部
縣令

州萍鄉縣有邑宰張希顏者雖不識之知其為好官員
 也自入縣境驛傳橋道皆脩葺田疇皆墾闢至縣則屢
 肆無賭博市肆不喧譁夜宿於邸聞更鼓分明以是知
 其必無善政也詠歎曰希顏善矣天使亦好官員也即
 於朝薦射洪第一宋史云張士遜治鄆民遮馬首不得去
 因聽還射洪安撫使至梓州問屬江東三峯唐書云
 吏能遷金壇令張雍曰射洪為長洲令仲休為溧水令皆
 伯華績宰相宗楚客語本道巡察御史母遺江東三峯
 有治績宰相宗楚客語本道巡察御史母遺江東三峯
河朔三令宋史劉摯字莘老嘉祐間甲科歷南宮令
 錢將劾之摯多破產摯援例旁郡條請裁以中價轉運使
 朝廷不知耳遂告於朝三州六邑被此苦決非法意但
 錢千三百綿七十六民歡呼至泣下曰劉長官活我是
 時摯與信都令李冲清河令黃莘皆以治行聞人稱為河朔三令
 皆以治行聞人稱為河朔三令
 魯宗道為海鹽令疏治東南舊港口
萊公柏又寇準
 導海水至邑下人以為利號魯公浦

縣手植雙柏於縣庭民以松關留鄭唐書鄭至道知
 比為甘棠謂之萊公柏以松關留鄭不忍其行因留
 化民心悅服後秩滿邑民攀留不忍其行因留
 家松關至今有松關留鄭故事論民篇尚存
賜名路嗣恭字懿範為蕭關令連徙神烏姑臧二縣
 考績為天下最明皇以為可嗣漢魯恭因賜名
緋衣銀魚山堂肆考云唐李頌學為武仙令
 漢書薛宣字贛君為左馮翊穎陽縣大其令薛恭未
 理嘗理粟邑縣小無事其令尹賞才有餘宣乃奏賞與
 恭換縣二人領眾事不治長眾事不治常沉醉先主
 後兩縣皆理領眾事不治長眾事不治常沉醉先主
 怒諸葛亮曰公琰社稷之器持冰鑑劉璧為元城令
 非百里之才先主乃重之器持冰鑑劉璧為元城令
 比上考父老持平如我侯者敢以為贈罷里長山堂
 老未見治邑平明益都縣罷里長山堂
 宋慶曆時張揆知益都縣罷里長山堂
 租自輸石介獻息民論請以益都為天下法烏程謠
 元史云韓鏞為浙西廉訪司作烏程謠
 州縣最鏞為浙西廉訪司作烏程謠
 設官部
 烏程謠

廬山高宋史劉渙為穎上令以剛直不能事上官棄去

節作廬山詩以美之歐陽脩與渙同年進士也高其

然饘粥以為食而游心塵垢之外超然無戚戚意秋

風亭合璧事類寇準為巴東令有秋風亭準拆韋應物

其必里縣樓鼓山堂肆考文彦博為榆次令嘗題縣樓

世傳宋太祖謂一縣令曰切勿於黃網被裏放衙世傳宋太祖謂一縣令曰切勿於黃網被裏放衙

饋士客唐書錢徽中進士第居穀城穀城令王郅善接

簿獨微無有乃垂白尚為百里

日讀五車書辛苦十年不得綴駕鸞班治裝不滿一

一縣自效唐書裴行立遷衛尉少卿口陳願治負殿

不得進合璧事類云唐韋思謙及進士第累調應城令

人豈以小疵棄大威姦惠鰥

德耶擢監察御史重典以威姦暴噓太和

鰥寡盛德遺範

慈於撫字明於聽斷水令王勳庭無煩冤野無凍

餒陳鋼蝗不入境雨不出疆

奴僕百姓妻子厲昇為青田令青田在萬山中與閩接

昔人羣吏奴僕百姓妻子之意

原詩晉潘岳懷縣詩曰小國寡人民終日寂無事白水

過庭激綠槐夾門植信美非吾土祇攪懷歸志眷然顧

設官部

刑蓋頁卷一百一十六

縣令

長

鞏洛山川邈離異願言還舊鄉畏此簡書忌潘尼贈
河陽令潘安仁詩曰宓生化單父子竒莅東阿桐鄉建
遺烈武城播絃歌逸驥騰夷路潛龍躍海波弱冠步鼎
銘既立宰三河徒美天姿茂豈謂人爵多陳陰鏗罷
故章縣詩曰秩滿三秋暮舟虛一水濱漫漫遵歸道悽
悽對別津晨風下散葉岐路起飛塵長岑舊知遠萊蕪
本自貧被裏恒容吏正朝不繫民惟當有一鹿留持贈
後人增唐杜甫會白水崔明府詩曰今日潘懷縣同
時陸浚儀坐開桑落酒來把菊花枝天宇清霜淨公堂
宿霧披晚酣留客舞鳧鳥共差池又七月一日題終

明府水樓詩曰宓子彈琴邑宰日終軍棄繻英妙時承
家節操尚不泯為政風流今在茲可憐賓客盡傾蓋何
處老翁來賦詩楚江巫峽半雲雨清簟疎簾看奕棋

李商隱至裴明府所居詩曰伊人卜築自幽深桂巷杉
籬不可尋柱上雕蟲對書字槽中秣馬仰聽琴求之流
輩豈易得行矣關山方獨吟賒取松醪一斗酒與君相
伴灑煩襟明高啟送石明府之崑山詩曰茂苑行春
罷攜琴又向東潮聲數里外山色半城中帆帶桃花雨
衣翻柳葉風島夷聞善政為有船舶通又送何明府
之秦郵詩曰何曾三馬前風葉助離聲楚驛都荒不計

程素令尚淹三縣事幾家曾見十年兵夕陽遠樹煙生
成秋雨殘荷水繞城父老不須重歎息君來應有故鄉
情詩又送哲明府之新淦詩曰花落春衫試剪裁石頭
城下楚帆開憑誰爲報清江吏麥雉鳴時縣令來詩又
送梅侯赴錢塘詩曰一鶴隨車到郡朝剩山殘水尚蕭
條盃藏秋塚金方出箭插寒沙鐵未消重見花開非舊
賞初聞麥秀是新謠幾時南作諸侯客醜酒江亭看晚
潮詩徐賁送張明府詩曰每喜論文久何堪又送行壺
深淹別酒歌短促離程水驛孤臨渡寒山半隱城潮生
知海近水落見秋清詩又送葉知縣詩曰黃葦丹楓葉

落時水雲漠漠雁來遲秋風長是身爲客已自傷心况
別離詩貝瓊送朱質夫赴寧遠令詩曰萬里番禺自漢
通乘槎有客氣如虹地分銅柱風煙外山湧瓊臺雪浪
中帝子旌旗何處問黎人衣服與時同興來好和蘇公
語又度西南月半弓詩王紘送張令詩曰作宰麻堤去
民風雜五溪世傳盤瓠後地接夜郎西臘釀多藤酒春
禽半竹雞到官應有便莫惜寄緘題詩錙溥送蔣知縣
復任丹陽詩曰綠酒紅亭紫禁東不堪行色苦匆匆正
期霄漢登黃霸又見江湖復魯恭沙氣半蒸梅子雨浪
花初過鯉魚風道途跋涉須珍重自古循良簡帝衷

洪鐘卷一百一十一
羅玘河源吟送熊節之知河源縣詩曰出宰河源縣非
是黃河源維彼黃河源其名爲火敦華言星宿海或曰
此天根君能如火敦身高在崑崙塊視人間世此縣安
足言請將天下縣一一向主論縣縣令如君行行信魚
豚人鄭善夫送楊明府入覲詩曰雙闕層霄上三山滄
海邊雲遠望鳧鳥明府似神仙曲鼓離城調琴希清廟
絃煩君告天子百姓尚顛連王禕登送孫明府知崇
明詩曰昔年芸閣侶鳧鳥向南征官俸魚租入衙齋蜃
氣成問程看日出到海聽雞鳴地僻無官長何須束帶
迎高啟送長洲陞吳縣令詩曰青山隔苑橋改邑去

非遙官食新添俸民傳舊布條稻花迎午放荷葉待秋
凋寂寞長洲路空聞五袴謠錢希言贈翁鄞縣詩曰
四明二百八峯盤霧閣雲窗綠玉寒不信謝郎爲縣令
三年騎馬未曾看

原頌後漢蔡邕陳留太守行小黃縣頌曰太顛爲政建
時春陽我君勸止戾茲小黃濟濟羣吏攝齊升堂乃訓
乃厲示之憲方原罪以心察獄以情欽於刑濫惟務求
輕有辜小罪放死從生元化洽矣黔首用寧惟以作頌
式昭德聲又考城縣頌曰曖曖元路北至考城勸茲
穡民東作是營農桑之業爲國之經我君勤心德音邈

成率爾苗民慎不敬聽女執伊筐男執其耕申戒羣僚
務在寬平罪人赦宥囹圄用清晉江偉襄邑令傅渾
頌曰君稟二儀之醇粹履元亨之貞和比德金玉而堅
白不磨自處戶庭而名稱家邦不出門庭而聲播諸華
矣弱冠而應式叙起家而君斯民其爲政也同厲秋霜
等惠春日刑不濫疎賞不僭親儀天地之簡易則大道
之清純是以其道易行其教易遵也凡我士民襁老攜
幼惴惴而懷君之恩顛顛而戀君之德相與援衡軒而
雨涕若赤子於父母也明明君侯臨下有赫克隆有光
惠我咫尺於以具瞻有觀其宅乃冰其清乃玉其白風

抗其高雲垂其澤宛荆未清淮夷孔熾春日萋萋我車
旣備光光我君爰登其司微微襄魯有垆斯記君有遺
愛民有餘思敢揚斯頌垂之來志

原贊晉孫綽孔松楊像贊曰君德旣純固基宇高遠荆
玉不及喻其溫南金未能方其厲夫其溫恭篤誠善誘
勤勸外身崇物非躬厚人指撝必謙動靜克讓允有古
賢之流風乃祖之遺令矣肇階方尺臨政弊邑潔齊冬
冰澤侔春露於穆我后含和體純行範乃祖德冠縉紳
降迹垂化澤侔三春超然遐舉遺愛在民孫楚梁令
孫候頌曰於穆君侯英才宣朗神鑒將來思通旣往受

洪鑑類編卷一百一十六
佐陝西臨我邦壤聲之所振下應如響明斷決疑易於
指掌野有寇盜惟侯屏之我有田疇惟侯闢之古人慎
獄惟侯平之凡此三惠如何勿思百強八野新民語翰
增制唐李嶠授鄭仙客長安縣令制曰勅朝散大夫行
鼎州長史鄭仙客識量淹通理懷沉正攝官無怠歷職
有聲三輔名畿五方雜俗求人之瘼惟帝所難宜遷題
坐之風俾試鳴絃之化可檢校長安縣令散官如故
原啟梁任孝恭辭縣啟曰但以執笏丹墀累飛庭葉垂
纓禁裏屢改欄花顧慕階墀不願違奉下使戀主之心
施於犬馬傾日之志偏在葵藿劉孝儀除建康令謝

啟曰所恐長安少年易為操彈渭城遊徼矜其獨勇清
路道奴固知難摺輕綬飛駕且見為榮白卷八本太

增記唐李白兗州任城縣令廳壁記曰魯境七百里郡
有一十三縣任城當其衝青帝太昊之遺墟白衣尚書
之舊里也土俗古遠風流清高賢良間生掩映天下地
博厚川疎明漢則名王分茅魏則夫人列土所以代變
豪侈家傳文章君子以材雄自高小人以鄙朴難理况
其城池爽塏邑屋豐潤香閣倚日凌丹霄而欲飛石橋
橫波驚彩虹而不去其雄麗坱圠有如此焉公溫恭克
脩儼碩有立季野備四時之氣士元紆百里之才撥煩

彌閒剖劇無滯一之歲肅而教之二之歲惠而安之三
之歲富而樂之然後青衿向訓黃髮履禮耒耜就役農
無遊手之夫機杼和鳴織罕嘯蛾之女物不知化陶然
自春權豪鋤縱暴之心黠吏返淳和之性行者讓於道
路任者昇其輕重扶老攜幼尊尊親親千數百年再復
魯道非神明博達孰能與於此乎白探竒東蒙竊聽輿
誦輒記於壁垂之將來俾後賢之操刀知賀公之絕迹
者也唐李太白來此詩然結句飄望信曰魯獻士百里底
增碑唐楊炯益州温江縣令任君神道碑曰若乃左太
冲之詠史下察實英俊之場稽叔夜之著書賤職爲老

莊之地孔宣父中都之小宰陳仲弓太丘之一官是以
德成者上道在斯尊陶潛則安枕北窗言偃則鳴絃東
武抑揚足以儀四海顧盼足以破三軍代有人焉於斯
爲盛公諱某樂安博昌人也詔遷朝散大夫行益州温
江縣令華陽西極漢水東流背函通秦越之鄉左右挾
巴涼之地風煙可接懸車束馬之山雲物潛通織女牽
牛之象神仙所宅則有二十四居途路所經則有五千
餘里金城石郭還聞上代之風國富人安時聽中和之
樂於是乎龍泉獨斷龜兆旁求品命千名封疆萬戶
淵鑑類函卷一百十六

淵鑑類函卷一百一十六

樂府是平蕭泉閣儲龍光等求品命千名持麟麟
 樂里金然子陳豎間土升之風國富八安在漢中味之
 半之象軒山版字限有二十四君金繼所懸陳亦正
 也京之此風聖同蘇懸車束馬之山雲時常通濼女幸
 工練令華朝西蘇燕木東流背向能素法之機太武
 為盈公藉其樂安對昌入也品要陳婚大夫計益州監
 左時縣只以新四我爾知足以好三軍分有入吾
 謝知昔上貴五漢尊國晉限安林林窗言劉限息蘇東
 張之此亦宣父中濟之小室期於已太立之一官長以

淵鑑類函卷一百一十七

不設官部五十七 縣佐總裁 縣丞 主簿 縣尉

亭長 吏 小吏 故吏 屬吏

縣佐總裁

原杜氏通典曰漢縣有丞尉及諸曹掾 多以本郡人為之 三輔縣則兼

用他郡及隋氏革 後漢縣諸曹略如郡員 喬元為縣功

從事篇又升光泥和為縣功曹 又五官為廷掾監鄉五

部春夏為勸農掾秋冬為制度掾 後漢爰延字季平外

廷掾范甯為功曹濮陽潛 晉縣有主簿功曹廷掾法

曹金倉賊曹掾兵曹賊捕掾等員 隋煬帝改縣尉為

設官部

淵鑑類函卷一百一十七

縣佐總裁

縣正尋改正為戶曹法曹分司以丞郡之六司其京四

縣則加置功曹為三司司各二人唐縣有令而置七司

一如郡置武德元年詔京令五品丞一人七品正四人八品上

縣令六品丞一人八品正丞為副貳如州主簿上轄錄

四人九品中下縣各有差司尉分理諸曹如州判司錄事省

受符歷佐史行其簿書增宋史曰宋制有丞簿尉凡

縣不置丞則簿兼丞之事縣不置簿則尉兼簿之事

遼金俱設元制上縣丞簿尉各一人典史二人中縣

不置丞下縣如中縣民少事簡之地以簿兼尉別有印

典史一人卷續文獻通考曰明制縣丞主簿各一人不

及二十里者縣丞主簿因事添設無定員其屬典史一人

縣丞一

原杜氏通典曰縣丞漢諸縣皆有兼主刑獄囚徒史記

捕淮南太子淮南相怒壽春丞留太子建後漢令長國

相各置丞一人署文書典知倉獄署諸曹掾史凡諸縣

署丞皆銅印黃綬進賢一梁冠自晉後無丞宋時惟建

康有獄丞隋及唐縣丞各一人通判縣事亦縣置二人

增宋史曰宋初不置丞天聖中因蘇耆請開封兩縣

始各置丞一員在簿尉之上仍於有出身幕職令錄內

選充熙寧四年編脩條例所言諸路州軍繁劇縣令戶
二萬已上增置丞一員後罷置不一建炎元年詔萬戶
處存留一員餘並罷嘉定後小邑不置丞以簿兼一續
文獻通考曰明制縣丞主簿為之貳縣丞管馬管河管
糧通紀曰成化九年添設蘇松常鎮湖州五府勸農
通判縣丞各一員尋復添設北直隸七十三州縣江西
二十縣湖廣十州縣河南十三州縣各州判縣丞一員
專理勸農

縣丞二

原桓譚 溫舒 白帖云桓譚字君山數言事忤旨出為
安陵丞忽忽不樂道病卒 又云路溫

舒為石 **母失賢者** 徒勞人爾 漢書曰黃霸為潁川
太守務在成就全安

尚能拜起送迎即重聽何傷且善助之母失賢者意如

淳曰許縣丞也 **增長吏** 閑官 山堂肆考云
漢景帝紀縣

丞長吏也百官表縣百戶以上為令皆有丞尉秩四百

石是為長吏 合璧事類云唐大中四年勅曰州有上

領公事殊乖制作之本意 **簡靜** **真清** 事文類聚
元

武功縣丞聽壁記曰潁川陳南仲居是官號為簡靜夫

亦難矣 山堂肆考云唐陸景倩為扶溝丞按察使覆

州縣殿最必欲得實有吏言狀曰某強清某詐清惟景

倩真 **頒宴賞** **賜璽書** 獻徵錄云周舟永嘉人洪武
初由進士為新化縣丞在官

以廉謹聞驗民貧富及丁稅多寡第為上中下籍記之
遇有賦役隨輕重使之故民不擾而事易集由是流民
歸者益眾以課最陞考功主事既而縣民詣關乞令再
任上命復為縣丞仍令吏部宴賞而遣之 又云武進
設官部

縣丞劉亨有治行
建文三年賜璽書
具眼
慈色
宋史云謝深甫調崑

時士望皆在選中
如深甫者實鮮深甫曰文章有氣骨如泰山喬嶽可望

而知以是得之
周行滕壠呼老峻問疾苦慈孺之色溢於顏面所至勸農

歡迎曰父母來矣人
卒於官貧無以斂邑民殯之及歸葬士民留其衣冠於

半塘側聚土葬
之名曰劉公墩
原佐邑
主刑
佐理一同
貳職

百里
貳子男之職
佐卓魯之政
增常平義倉之

賦受
丁口力役之簡稽
洪咨夔於潛
秉正可比精

鋼
持已宛如良玉
南嶧峨丞賀朝用

增風流不墜
山堂肆考云齊江數字叔文湛之孫為丹

詳註曰裴子雨為下邳令張晴為縣丞二人俱有聲氣

而善言語曾論事移時人吏竊相謂曰縣官甚不和長

官稱兩贊府道晴
正心誠意
宋史云楊萬里中紹興

終日如比不和也
誠意之學萬里杜門謝客萬里力請乃得見浚勉以正心

時張浚謫永杜門謝客萬里力請乃得見浚勉以正心

誠意之學萬里杜門謝客萬里力請乃得見浚勉以正心

物
隨事及物
山某嘗勤人不如作縣丞隨事猶可以及

夕民至懷餅
事無淹夕
俗尚器訟愈攝縣事剖決如神事無淹

歸縣解時天寒皆燃火
奪歸
又云仇愈為高密丞州闕司錄命

首曰公舍我去我必使公復來他日愈方白事郡牙忽

數千人徑奪以
援裾
李文忠為浙東左丞知其才辟

設官部
為丞儒者也易之數月皆周知其情偽有所發摘一縣

驚伏乃更以寬化之視民如子民有訴召使前
 與語弗加咄叱民或援丞裾相爾汝弗責也
 化俗翰苑新書云唐王義方貶吉安丞吉安蠻俗荒陋
 吹簫而登降有尹為丞師初至官而尹王重至重江
 右宿學也見魯甚器之因謂曰丞嘗問學矣乎對曰幼
 從先大夫於浙曾受業周先生先大夫歿而學術隨落
 今已為吏其奈之何尹曰丞無傷我為丞師可乎魯曰
 幸甚因下拜執弟子禮尹乃與約每晨後當授丞以經
 史講解大義然後出視事何如魯喜見眉宇又下拜曰
 謹受教自是背誦覆講日有新得尹喜曰丞才識已大
 過人今敏學如此異日必顯庸為國名臣也魯字自
 強廣西鬱林人由父蔭為新會丞陞知縣歷官湖廣左
 布政使兼廣東按察使轄
 治廣西故稱曰三廣公云
 言宗社大計欲選太祖諸孫伯字行下有賢德者視秩
 親王使牧九州以待皇嗣之生退處藩服疏入上大感
 悟富益柔從而薦之召
 赴行在除監察御史
 用兵如神新會徵錄云陶魯為

廣右搖賊流劫盡雷廉高肇以東之境破城殺戮無寧
 日魯誓與民守築塞堡中立以捍東西寇之衝築輔城
 以衛城浚外溝以衛輔城布鐵蒺藜植刺以衛溝人守
 其土分殊死戰立寨分兵相援一邑之勢如腹心相聯
 絡賊至不得犯父老曰吾等保妻子長子孫
 皆陶丞之功陳白沙亦言其用兵如神也
 歸景苑詳註云唐臨為萬泉丞縣有輕囚十數人會春
 臨請自當其罪乃令囚請假召囚悉歸家耕種與之約
 令歸繫所囚等倍感恩義至期畢集詣獄臨由是知名
 救荒實跡宋史云劉清之字子澄登紹興進士第調
 陌親與民接凡所蠲除悉得其實請均境內之地為八
 俾有粟者分賑其鄉官為主之規畫防閑使大家得錢
 細民得米兩適其便民甚賴之
 帥龔茂良以救荒實跡聞於朝
 占氣遷丞云山堂肆考
 氣要訣曰口中有黃氣如龍七十日遷為丞也故唐張
 驚云九千里之丹鳳自下升高七十日之黃龍從微知
 著數年列岳八數年而列岳謂僚屬曰公輩但守五
 設官部
 縣丞

清白何遷丞負余韓愈藍田縣丞廳壁記博陵崔斯立

憂不遷丞哉丞哉余不黜官為藍田縣丞既喋不得施用田

負丞而丞負余不任事山堂肆考云唐王績大業中

六合丞以嗜酒原縣僚縣吏古原縣丞

不任事因解去原縣僚縣吏古原縣丞

原杜氏通典曰主簿謂主諸簿目漢有之後漢繆彤字

主簿時縣令被章見考吏皆畏懼自誣而彤獨證據掠

考苦毒至體生蟲螟因轉換五獄踰涉四年令卒以自

免又寧陽主簿詣闕訴其縣令之枉積六七歲不省

乃復上書曰臣為陛下陛下為臣父臣章百上終不

見省臣豈可北詣單于以告冤乎帝大怒劾以太逆虞

翊駁之曰主簿所重君父之怨百上不省是有司之過

晉亦有之他史多闕自漢以來皆令長自唐赤縣置二

調用至隋始置之

人他縣各一人掌付事勾稽省署抄目紀正縣內非違

監印給紙筆增宋史曰宋開寶三年詔諸縣千戶以

上置令簿尉四百戶以上置令尉令知主簿事四百戶

以下置簿尉主簿兼知縣事咸平四年王欽若言川陝

縣五千戶以上請並置簿餘仍舊以尉兼從之自後川

蜀江南諸縣各增置主簿中興後置簿掌出納官物銷

注簿書凡批銷必親書押文獻通考按稱縣佐者曰丞

丞尉而已簿雖起於漢而志無之又丞尉雖皆縣佐而

各有印綬簿獨無蓋古者官府各有主簿一官上自三公及御史府下至九寺五監以至州郡縣皆有之

者簿書皆曹掾之流耳漢人所謂高士不為者御史府

之主簿也容齋隨筆言元豐令凡寺監主簿專以鈎考

簿書為職不得與卿丞聯署文書然則主簿之官雖在

雄要之司猶為卑賤而况縣乎觀後漢繆彤為令証枉

及考城令王渙署仇覽為主簿事則主簿之在漢其視

設官部

綱鑑類考卷一百一十七

主簿

六

縣令猶掾吏之視使長安得與丞
尉等後來以簿先於尉非古義也
金制中縣而下以主簿與尉通領巡捕事下縣則不置尉以主簿兼之明以

主簿職巡捕

主簿二

原職司符印 主掌簿書 糾察 準繩 糾職周禮

勾稽 鴻漸之資 鳳棲之位 仇覽字季智一名香初為蒲亭長有陳元者母

告其子不孝覽為陳慈孝之道卒成孝子考城令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曰聞陳元之過而

不罪得無少鷹鷂之志耶覽曰以為鷹鷂不若鸞鳳渙謝曰枳棘非鸞鳳所棲百里非大賢所托他時論道巖

廊非主簿而誰乃以月俸李宣不為 仇香無援 汝咨遺令入太學其名大振

先賢傳曰李宣之子名表宋公令寇端召為主簿表不樂為吏於寺門焚燒衣幘云云 仇香學通三經然無

知名之援鄉里之舉 增矮屋下 高士軒 山堂肆考 年四十召為縣主簿 守令所抑嘆曰大丈夫有凌雲蓋世

登科為華陰簿為守令所抑嘆曰大丈夫有凌雲蓋世之志而拘於下位若立身矮屋之下使人抬頭不得遂

棄官去 彙苑詳註云宋朱熹為同安主簿解有燕坐之室更名曰高士軒以令甲內凡簿所當為大書揭之

楷間當路尊敬 歎其後時 翰苑新書云唐韓琬少負不 敢以屬吏待 才華長安中為高郵主簿

使於都場以州縣徒勞率然題客舍壁曰筋力盡於高郵容色衰於主簿吏部員外郎蔣欽緒與魏知古盧藏

用偶見題壁謂諸公曰此高郵主簿 少鷹鷂之志 陳歎後時邪欽緒考琬策遂入高等 為蒲亭長有陳元者母

者舊傳云仇覽考城人年四十為蒲亭長有陳元者母告其子不孝覽為陳慈孝之道卒成孝子時考城令河

內王渙政尚嚴猛聞覽以德化人署為主簿謂覽曰聞陳元之過不罪而化之得無少鷹鷂之志耶 何

敢躁進 宋史曰吳淵初調建德縣主簿丞相史彌遠館置尉欲以此處君對曰甫得一官 張樂旌能 賀舉毛

何敢躁進 彌遠為之改容不復強 主簿 設官部 淵蓋頁函卷一百十七 七

詩及第補臨胸主簿賀有幹才知州寇準具知賀淳化
 中調丁壯塞澶州決河眾多逸去獨賀全所部而歸臨
 胸父老張樂迎賀準使
 由譙門過曰旌賀之能
 海主簿大德丁未浙西大侵戊申復無麥民相枕死宣
 慰同知脫歡察議行賑荒之令斂富人錢一百五十萬
 給之至縣以餘錢二十萬屬長孺藏去乃行旁州長
 孺察其有乾沒意悉散於民間閱月再至索其錢長孺
 抱成案進曰錢在是矣脫歡察怒曰汝膽如山耶何所
 受命而敢無忌若此長孺曰民一日不食當有死者誠
 不及以聞然官書具在可
 徵也脫歡察雖怒不敢問
 傷民且碎器而去竟不知問
 械於市俾左右潛偵之向扶者過焉戟手稱快執詣所
 隸杖而償其器
 其行事多類此
 偽為商人
 官不能擒長孺偽衣商人服令蒼頭負貨以從陰戒驕
 卒躡其後長孺至巖中人突出要之長孺方游辭以謝
 驕卒俄集皆成擒俾盡
 其黨實於法夜行無虞
 械繫洞主
 午獻徵錄云洪武戊

陽春縣主簿瘴癘崑險洞豪雄據為奸利縣官至受願
 指少忤觸之輒死均廉知之至縣吏白往視莫大老叱
 曰何物大老復白此洞主老病居家宜就見叱曰若化
 外亦民伍也亟令來見不然且屠戮大老恐懼乘板輿
 至叱使下拜不得已蒲伏熟視諭遣之即伺其語有異
 而府符下問之遂繫之獄均曰是必來劫獄戒吏士操
 鼓角自帶劍挾弓矢披甲大嘯大老二子各將其眾來
 聞有備莫敢前詰朝昇兩土瓜安石榴十數枚致饋皆
 黃金大珠也均不一視即麾出械繫大老求府符調均攝
 府官竟受賕釋之均欲捕治大老震慄求府符調均攝
 陽江授易
 縣授易
 於蘇門山百源之上之才叩門來謁勞苦之曰君非好學篤
 志果何似雍曰簡策之外未有適也之才曰君非好學篤
 策者其如物理之學何他日則又曰物理之學學矣不
 有性命之學乎雍再拜願受業乃授易而終焉後雍卒
 以易
 名世
 酬唱
 時錢惟演留守西京特嗟賞之為忘年友
 引與酬唱
 投効拂衣
 山堂肆考云宋吳江主簿李衡
 一府盡傾
 設官部
 主簿

衡不忍以敲扑迎合
投効於府拂衣而歸
惡池以公事謁令南面踞坐不起
池挽令西向偶坐論事不為少屈
慶元年進士調廬陵主簿即以為廉能著
有訴事臺府者必曰願下廬陵清主簿
紀江東提刑趙汝騰薦於朝授上饒縣主簿轉運使趙
希堅言漢今海內知名士也豈得吏之州縣哉詔差信
州教授又兼
象山書院長
聞人
五代史曰周廣順二年梁周翰舉
范質王溥以其間人不當佐
外邑改開封府戶曹參軍
簿領乃有是人
書云宋
吳擇仁字智夫以父任為開封雍丘主簿元祐中金水
河堤壞十六縣皆選屬庀役得詣朝堂白事宰相范純
仁獨異之曰簿領
主簿乃若是侈
道中進士第歷明乾
中乃有是人耶
廣東提點刑獄有鄉人為主簿德明聞其能薦之會德
廣行縣簿置酒延之悉假富人觴豆甚盛德明怒曰一
主簿乃若是侈邪必
唐三傑
山堂肆考曰唐魏谷倚
貪也於是追還薦章

宋史云司馬池第
宋史云司馬池第
清主簿
應徵寶

漢字伯
名士
又云湯

廬陵清主簿
主簿轉運使趙

周翰舉
翰舉

周翰舉
翰舉

翰舉
翰舉

翰舉
翰舉

翰舉
翰舉

翰舉
翰舉

翰舉
翰舉

富嘉謨新安簿吳少微皆
以文詞顯名稱北京三傑
宋三傑
又曰宋程伯淳主
武功簿與萬年主簿朱光廷
皆以才名稱關中號為三傑
縣尉
典史
附

原杜氏通典曰縣尉漢諸縣皆有長安有四尉分為左

右部後漢令長國相亦皆有尉大縣二人小縣一人主

盜賊案察姦宄署諸曹掾史邊縣有障塞尉掌禁備羌

夷犯塞
洛陽有四尉東西南北四
部曹公為北部尉是也
魏因之晉洛陽建康

皆置六部尉宋齊梁陳並因之餘縣如漢制諸縣道尉

銅印黃綬朝服武冠江左止單衣介幘北齊郡縣置三

尉隋改為正後置尉又分戶曹法曹
說在縣
唐初因隋

設官部
縣尉

制武德元年萬年縣法曹孫伏武德中復改為正七年

三月復改為尉赤縣置六員他縣各有差分判諸司事

上縣二員萬戶以上者增一員中縣一員中縣一員四千戶以上者增一員中下縣一員佐史以下各有差增

文獻通考曰五代久廢尉不置盜賊鬪競則屬鎮將宋

朝建隆三年始每縣復置尉一員在主簿之下俸賜與

主簿同其鎮將只許勾當鎮下煙火爭競公事至和二

年開封祥符兩縣增置一員元豐五年詔重立法地縣

尉並差使臣元祐元年蘇轍言舊法縣尉皆用選人近

歲並用武臣自改法以來未聞盜賊為之衰息請復舊

法詔除沿邊縣尉依舊外餘並用選人 續文獻通考

曰元丞簿尉外置典史民少事簡之地以簿兼尉又別
置尉主捕盜之事別有印典史一員明不置尉置典史
一員為令屬

縣尉二

原命卿 仙尉 應劭漢官儀曰大縣丞左右尉所謂命卿三人中下縣一丞一尉命卿二人

增仙吏 香尉 翰苑新書白

白帖云梅福字子真為南昌尉故謂之神仙尉 增仙吏 香尉 氏六帖一命

仙吏又云神仙之吏山堂肆考云述異 少府良判

記漢雍仲進南海香拜洛陽尉號曰香尉 少府良判

司合辟事類云李白贈瑕丘王少府杜甫貽華陽李少府唐時縣尉多稱少府 宋王陽休為台州黃巖尉

人稱鐵面少府山堂肆考云判司即縣尉也唐武德中赤縣置尉六員他縣各有差分判諸司事故曰判司

春蘭秋菊 黃綬青袍 縣尉時周烈李商隱程行謀

設官部

增補官部

縣尉

皆以文法著稱子餘獨以文學知名或問三子優劣於
 陳崇業曰春蘭秋菊俱不可廢也山堂肆考云岑參
 送麴少府詩青袍美少年黃綬一神仙又送張少府詩
 草美青袍色花隨黃綬新陳子昂送徐少府序黃綬位
 輕重雲 厭卑劇 謝廉慎 唐書云員半千擢高第歷
 史云金劉煥為任丘尉縣令貪汚煥每規正 回身
 之秩滿令持杯酒謝曰尉廉慎使我獲考 正
 步行 山堂肆考云商則任廩丘尉則性廉潔縣令丞多貪
 故則曰長官動手贊府亦動手縣尉則回身而已令問其
 活耶人皆大笑朝曰令丞皆動手縣尉止回身百姓何容
 御覽云程堅字諶甫為北陽尉 代役 拔萃 唐書云
 貧無車馬常步行郡間給事 縣民城奉天嚴節為京兆
 弘正授藍田尉德宗詔發畿縣且疾不敢免信請代役時
 政刻急本曹尉韋重規妻乳且疾不敢免信請代役時
 高其義 合璧事類云宋余靖字安道為人 彈琴時
 質直剛勁為贛縣尉書判拔萃改將作監丞 彈琴時
 藥 據鞍讀書 武后稱制調宜祿尉到職非公不言彈

琴時藥如隱者之操 彙苑詳註云江休復字鄰幾進
 士起家為藍田尉騎驢之官每據鞍讀書至迷失道家
 人求 方平與符 老人陳牒 山堂肆考云東漢桓帝
 得之 陳尉詣門乞見方平使前行向日而立從後觀之曰君
 心邪不正未可教以仙道乃以符與之曰此不能度
 世止可以禳災治病存君本壽出百歲上陳牒宿昔復
 百十歲 又云唐張旭為常熟尉有老人陳牒宿昔復
 來旭厭其煩詰之老人曰見 聰明尉 台輔器 唐魏
 公筆勢奇妙欲以藏家耳 燕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曰
 奉古授雍丘尉嘗九日公燕有客草序五百言奉古曰
 此舊文也援筆倒疏之草序者默然自失列坐撫掌奉
 古徐笑曰適覽記之非舊文也奉古由是知名時姚挺
 莅汴州召奉古前曰此聰明尉邪他日持廢畧示之奉
 古一覽便誦千餘言挺驚起曰仕宦四十年未嘗見此
 唐書云妻師德第進士調江都尉揚州長史盧承業
 異之曰子 瀟瀟灘 射鴨堂 山堂肆考云唐河南伊
 台輔器也 瀟瀟灘 射鴨堂 山堂肆考云唐河南伊
 有入臺省者水中先有小灘出翌日邑宰與同僚列筵亭
 牛僧孺為尉一日忽報灘出翌日邑宰與同僚列筵亭
 設官部 瀟瀟灘 射鴨堂 山堂肆考云唐河南伊

設官部

瀟瀟灘 射鴨堂

縣尉

二

上觀之有老吏云此必分司御史若西臺當有一雙
 鷓鴣僧孺祝曰既然而有灘何惜鷓鴣言訖俄有雙鷓
 飛下不旬日召拜西臺監察御史東坡題縣尉水亭詩已
 郊為溧陽尉好養鴨開射鴨堂東坡題縣尉水亭詩已
 作觀魚檻仍姚武功楊臨賀進士第調武功尉善
 開射鴨堂姚武功又云楊憑貶臨賀尉所善客徐晦者
 詩世號姚武功又云楊憑貶臨賀尉所善客徐晦者
 字大章第進士為樂陽尉憑得罪姻友憚累無敢往候
 者獨晦至藍田慰餞宰相權德輿稱之由夷簡曰君不負
 為監察御史晦過謝問所以舉之之稱之由夷簡曰君不負
 楊臨賀肯**原**一命寸祿馳聲南昌台宣威北部
 負國乎

增協贊鳴絃之化式資綵棒之威子真忠讜之

氣名著列仙通泉志氣之高文成寶劍翰苑新書三緊

官事文類聚云西京雜記拾遺立緊評事出紫赤尉坐

為三緊吏部銓注皆以才望清高標格孤秀者為之俗號
 緊官親民官合璧事類云宋仁宗至和間山陽尉李

之於民而不與民除害反傷民命斥之
 安於民而不與民除害反傷民命斥之
 肆考云五代之季武臣擅州縣之權遂罷縣尉宋太祖
 欲復舊制御講武殿召三銓選人有樂為尉者東面立
 選人多不欲皆面西立帝曰迂儒
 如此令驅之出是後樂為者眾矣
 子儀為館陶尉還會詔知制誥楊
 億試選人校太清樓書擢筠第一
 年十八舉進士為通泉尉任俠使氣嘗盜鑄及掠賣部
 中口千餘以餉遺賓客百姓厭苦武后知所為召欲詰
 既與語奇之索所為文
 上寶劍篇后覽嘉歎

能聲里人饒光輔直言得尉宋史云咸淳中牟豐尉有

著盱江報政錄

國應龍對策直言考官不敢置上第調光州定城尉應

龍曰昔吾祖對策以直言忤史彌遠得洪雅尉今固當

耳無應對如神太平御覽云唐盧莊道為長安尉太

愧也應對如神太平御覽云唐盧莊道為長安尉太

舉欲引諸囚入評其輕重及留繫日月應對如神太宗

狀進引諸囚入評其輕重及留繫日月應對如神太宗

設官部

對監貢卷一百一

縣尉

驚無出人上合璧事類云唐高宗時劉延祐弱冠補

秋甫爾而有美名宜少有憂天下心元景苑詳註云寶

自抑無為獨出人也有憂天下心元景苑詳註云寶

谿縣尉裴明允心屢上書言事典史登鼎元堂別

集云明曹鼎以泰和典史運糧至京乞會試單言折

得第二廷試復列第一人不十年登相位荒政畫

獄唐書云李程字表臣擢進士宏辭調藍田荒政畫

圖宋史云袁變字和叔登進士第調江陰尉浙西大饑

悉載之而以居民分布其間凡名數治業悉書之合保

為都合都為鄉合鄉為縣徵發爭訟追胥披圖可立決

以此為霸陵尉太平御覽云漢李廣夜一騎出從人

荒政首下又搜神記云蔣子文廣陵人嗜酒好色

亭下又搜神記云蔣子文廣陵人嗜酒好色

下下又搜神記云蔣子文廣陵人嗜酒好色

羽尉遂死及孫吳初其故吏見子文於道乘白馬執白

汝宣告百姓為我立祠

縣尉三尚為

增詩明張羽送蕭縣丞朝京詩曰天官妙選待才賢茂

宰清明眾所傳漠漠去帆衝暮雨蕭蕭行李似當年透

迤客路朝京口迢遞王程在日邊為說烏程民吏待金

陵酒美莫留連云羅玘送趙縣丞之任招遠詩曰海上

羣山魚立頭待君單騎入登州颶風夜半驚批屋蝨氣

朝來看吐樓諺數漫從羣吏睨耳真聾有府公留寅賓

出日今何處好與乘閒款款遊王穉登送陸文移官

海豐丞詩曰官舍有餘清無言政未成頭從潮上白水

設官部

洪鏡類書卷一百一

縣尉

七

為此土之神以福汝民

汝宣告百姓為我立祠

縣尉三

尚為

無車坐間

黃岡藉曰

汝

汝

汝

汝

在橐中輕過魯無魚食歸吳借馬行簿書期倘暇一問

濟南生以上縣丞高啟送孫主簿之德清詩曰孫善山水

匝秋城君行思已清道逢迎吏拜田雜戍人耕地遠知

邊信家貧稱縣名應移一琴去相和長官鳴又送曾

主簿之平樂詩云路出桂江東鄉音想未通蛇飛山苦

霧鵬運海多風木魅嘗欺客花蠻少學農縣廳何處在

榕樹晚陰中又送黃主簿之湖州歸安縣詩云我歌

柳惲詩送子南汀發山城逢社雨綠樹啼鶯歇留連孤

艇遲惆悵雙瓶竭高士尚為簿休慚府中謁無事坐閒

廳彈琴看湖月以上主簿羅玘送萬典史之黃岡詩曰城

脚更無地門開直到江縣樓對魚市驛舍接船窗鳥立

藏蛇竹蟻綠繫馬椿聽琴還聽笛不是故園腔以上典史

劉仁本過楓亭驛和周草庭巡檢韻就寄詩曰餽糧千

里又南征笑犯弓兵擁將星汗血沙塵前後騎驛書烽

火短長亭天連閩海團團白山繞彭湖點點青遙望環

峰三十六將軍晏坐對滄溟劉炳寄賈文彬巡檢詩

曰故人為別動經春野渡維舟送夕曛銀燭照窗秋聽

兩角弓懸壁晚看雲山城旗影中流見草閣書聲隔岸

聞江漢茫茫多舊識猶能俎豆說將軍高啟送潘巡

檢之閩中詩云京師到閩海秋色幾程餘莎柵山兵守

榕林島戶居曉衙雞應鼓晚邏騎隨車清世原無盜將
軍好讀書以上善始善終巡檢以上善始善終高以上善始善終

兩角鎮戍關市官雲山妣蕙潔中丞良草開書管湖氣

原杜氏通典曰隋鎮置將副戍置主副關市置令丞唐

因之各有上中下三等關令古官戍主晉宋之顯職鎮將後周之通班今以其卑賤與

隋制同故舉隋而已增文獻通考曰宋制諸鎮監官掌巡邏盜

竊及火禁之事兼徵稅權酷則掌其出納會計鎮寨凡

杖罪以上並解本縣餘聽決遣續文獻通考曰元置

戍守萬戶府等官明不設其譏察諸務則有府州縣衛

所巡捕官及巡檢司

鄉官

原杜氏通典曰周禮有鄉師鄉老鄉大夫之職其任大

矣鄉老管萬二千五百家次有州長二千五百家黨正五百家族師

百家為族凡閭胥二十五家為閭凡鄙師五鄰鄩長四

師者帥也為里宰五鄰鄰長五家為鄰皆不皆鄉里之官也大凡

各掌其鄉黨州里之政理云秦制大率十里一亭亭有

長十亭一鄉鄉有三老有秩嗇夫游徼風俗通曰有秩者言其官才有秩

耳秩三老掌教化嗇夫職聽訟收賦稅游徼巡禁盜賊

漢鄉亭及官皆依秦制也縣大率方百里其人稠則減

稀則曠鄉亭亦如之高后元年初置孝悌力田二千石

者一人

特制孝悌力田官而置其秩欲以勸厲天下令敦行務本

後廢至文帝十二

年又置三老及孝悌力田無常員平帝又置外史閭師

官後漢鄉官與漢同有秩郡所署秩百石

鄉戶五千則置有秩

掌一鄉人其鄉小者縣置嗇夫一人平其差品三老掌

教化凡有孝子順孫貞女義婦讓財救患及學士為民

式者皆扁表其門以興善行

又有屬鄉主民收賦稅

里有里魁民

有什伍善惡以告里魁掌一里百家什主十家伍主五

家以相檢察民有善惡以告監官

晉縣五百戶以上

皆置一鄉三千戶以上置二鄉五千戶以上置三鄉萬

戶以上置四鄉鄉置嗇夫一人縣率百戶置里吏一人

其土廣人稀聽隨宜置里吏限不得減五十戶戶千以

上置校官掾一人縣皆置方畧吏四人宋五家為伍

伍長主之二伍為什什長主之十什為里里魁主之十

里為亭亭長主之十亭為鄉鄉有鄉佐三老有秩嗇夫

游徼各一人所職與秦漢同隋以周齊州郡縣職自

州都郡正縣正以下皆州郡將縣令而自調用理時事

至開皇初不知時事直謂之鄉官官別置品皆吏部除

授每歲考殿最開皇十五年置州縣鄉官唐凡百戶

為一里里置正一人五里為一鄉鄉置耆老一人以耆

年平謹者縣補之亦曰父老貞觀九年每鄉置長一人

佐二人至十五年省太極元年初令老人年九十以上
板授下州刺史朱衣執象笏八十以上板授上州司馬
綠衣執木笏天寶七年詔父老六十以上板授本縣丞
七十以上授縣令三十里置一驛其非通途大驛各有
將以州里富强之家主之以待行李自至德之後民貧
掌增文獻通考曰宋以後至明鄉官不置皆為職役
焉

里為嗇夫一其賦原杜氏通典曰秦制鄉有嗇夫風俗通云嗇者省也夫

職聽訟收賦稅漢因秦制後漢鄉小者縣置嗇夫
一人皆主知民善惡為役先後知民貧富為賦多少平

其差品晉百戶以上皆置鄉鄉置嗇夫一人宋十亭為
鄉鄉有嗇夫所職與秦漢同

嗇夫二

原扶助縣國交州記云秦兼天下又除附庸為鄉有鄉

在人境域之中是社稷之臣非王所置故言鄉也夫之
為言扶助也扶助縣國無自專之威為主民之吏當愛人
故言聽訟收賦漢書百官得休不歸續漢書云鄭
嗇也夫得休不歸常詣學宮不樂為吏父數怒之不能禁常
造太學受業師事京兆第五元先通京氏易公羊春秋
三統九章仁化大行後漢爰延字季平為鄉嗇夫仁化
廉平不苛漢書曰朱邑少時為桐鄉嗇夫廉不為

苛擾殷氏世傳云殷勤少年為鄉嗇夫省徭役得民
設宮部

設宮部
洪鏡卷一百一
嗇夫

歡心後漢書云第五倫為鄉嗇夫問民得失會稽典

見弘為鄉嗇夫太守第五倫東鄉嗇夫龍負昇天裴淵

記云龍川縣傅羅為東鄉嗇夫有龍潛虎園嗇夫從

於川後負嗇夫昇天因以龍川名其地旁代對

史記張釋之傳云上問上林尉諸禽獸簿十餘旁代對

上問禽獸簿甚悉欲以觀其能口對響應無窮者文帝曰吏不當如是耶尉無賴

亭長一

原杜氏通典曰秦制大率十里一亭亭有長漢亭及官

皆依秦制後漢亭有亭長主禁盜賊十里一亭五里一

半司奸盜亭長持一尺板以劾賊索繩以收執賊後

漢陳寔字仲弓為西門亭長又仇覽為蒲亭長詳主簿

萌候迎拜謁既而擲楯歎曰大丈夫安能為人役哉遂

去之至王莽時解魏晉無聞宋制同秦漢

冠掛東都門而遁

原宿會之所風俗通云漢家因秦十里一亭亭留也蓋

勿失其政也案顏師古曰亭長者主一亭之長又云

者一亭之長率也陳楚宋舊名負弩亭吏舊名負弩

魏謂之亭父齊謂之師舊名負弩今改為亭長或

謂亭父舊名亭員亭長舊名亭員習調五兵漢舊儀云

五兵五兵言弩戟刀劍鎧也求捕盜賊續漢書艦船以待史記

江亭長艦船待項羽孟募食去漢昌亭長韓信從南

康曰附船著岸曰艦苦之乃晨炊葍食食時信往不寄聲謝趙漢嘗記召

為具食信亦知其意自絕去湖都亭長湖都亭長西至界上界上亭長戲曰至府為

我多謝問趙君亭長既至廣漢與語問事畢謂曰界上

亭長

亭長寄聲謝我何以不為致問亭長叩頭服實有之廣
 漢因曰還為我謝界上亭長勉思職事有以自效京兆
 不忌卿 厚意 分平喜任 史記云任安為亭長邑人俱出獵
 曰任少卿 龍壽殺蒼梧女 漢書云蒼梧女子蘇娥行
 分則平也 婢致富取其財物埋置樓下交趾刺 遊徼殺涪令妻
 史行部宿亭覺壽姦罪奏之殺壽 益部者舊傳云王純為郿令犂亭有鬼每殺止客純直
 入亭止宿至夜半有女子稱冤曰妾涪令妻也過此亭
 亭長殺之妾十餘口埋樓下奪取財物亭長
 今門下游徼是也其旦召問遊徼具服其罪

吏

原石苞取鐵 朱師送書 王隱晉書曰石苞為縣吏乃
 吏効力夜送軍書觸 鄭元常詣校官 馮良恥在廝
 冒山阻一郡所知也 東觀漢記曰馮良少作

役 續漢書曰鄭元少給縣為吏得休不歸家常詣校官
 讀經家貧無資縣中嘉之

縣吏恥在廝役因壞車殺 理之所出 賈誼新書云吏
 馬毀裂衣冠從杜撫學

也 福歸於君 鬻子云昔之帝王所以為明者以其吏
 功最於吏 理乎百揆 楊泉物理論云吏者

勤 楊子法言云民有三勤政善而吏惡一勤 善樹德
 勤也吏善而政惡二勤也政吏駢惡三勤也

胡子云善為 長子孫 漢書云武帝之初 著巾幘 魏
 吏者樹其德 為吏者長子孫 初

選舉令云間小 負青幡 論云 委吏 孟子云孔子
 吏或有著巾幘 論云 委吏 嘗為委吏

獄吏 史記云以千 削木為吏 漢書云畫地為牢期不
 金與獄吏 論云 委吏 嘗為委吏

刀筆之吏 生而察寇哉起於凡案之下也 萬人愛
 之 鬻子云民者至卑者也而使之取吏焉必取所愛故

千人愛之則千人之吏也 萬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
 萬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

設官部 詳盡類書卷一百一十 吏 百賈畏之 書

萬人之吏也故萬人之吏也 萬人愛之則百人之吏也

云尹翁歸為市吏公之有勸農之名無賞罰之實王祭廉不受饋百賈畏之

論云末世吏有兼人之吏未易得也漢武選舉令云增本

胥吏睿宗以鍾紹京為中書令薛稷言於帝曰紹京本胥吏素無才望今特以勳進師長百僚恐非朝廷

具瞻代計吏唐書云張行成以隋資為穀少習吏

事宋史云周顯德初永興軍節度劉詞辟趙普為始從事普少習吏事寡學術太祖嘗勸以讀書

為吏胥通紀云况鍾始為吏胥事禮部尚書呂震震薦其才授本部主事進郎中宣德朝擢蘇州知府

授璽書假便宜門資為吏宣宗時于琮以門資為吏從事馳驛之任

器置吏不精唐書云李吉甫疾吏員廣由漢至隋未之品麗襟存無事之名食至重之

防禁下吏明宣宗問稅所以生人日困冗食日滋

嘗為京尹能防禁下吏政清弊革遂陞右都御史

多避免宋史云三司補吏率以賞進多恣橫及折節

讀書又云陳恕字仲言少祿命奇術萬祺江西南昌

人少遇異人授以祿命書及吏辦銓部多奇其術景帝

不豫有議召襄藩者石亨問棋對曰帝在南昌何事他

求遂刻期復辟蓋吏污文書尚書夏原吉在戶部吏

為墨所汚吏懼即肉袒以俟原吉曰汝何與焉明日持

至上前自咎不謹被汚上命易之一時士大夫雅量推

原吉召吏示狀通紀云顧佐為都御史吏有遭笞者

姓訴通政司以聞上密以示楊士奇士奇曰朝臣之難如此僚皆然

所用阜亦樂得歸耕官阜兩便此京師大小臣僚皆然

設官部州縣吏唐書云

溫造為太原宣諭使召見辭曰臣良吏又云權懷恩

府縣吏也太原宣諭使召見辭曰臣良吏又云權懷恩

事適見之退杖四十帝差賞曰良吏也擢萬年令清

也建德一健吏元忠朔方判官以健吏稱曰魏材吏

尉號材吏與吏幹進頗能言經國富民術宿姦老吏

又裴延齡領度支素不善財計納賄吏舞文吏唐

乃廣為鈞距取宿姦老吏與謀行部至鄧縣吏有納賄

舞文二人同繫縣令以公綽素持法謂必殺貪者公綽

判曰賊吏犯法法在奸吏壞法法亡誅舞文者

原翁歸文法 王尊史書 漢書云尹翁歸少孤為獄小

小吏

吏曉習文法 又云王尊少

孤歸諸父使牧羊澤中尊竊學問能史書年十三為獄

小吏數歲給事太守府問詔書行事尊無不對太守奇

之 **曹著廬山配女** 吳龕浮石為妻 建康小吏曹著

為廬山使君所迎配以女婉著意不安屢求請退婉潛

然垂涕賦詩序別并贈繒織之物 述異記云武帝小

吏吳龕得一浮石取置床頭 幼未有用從容在職 昭

化作一女端正與龕為夫妻 張既畜好刀筆 魏畧曰

辨釋名云門下之吏當作三 張既畜好刀筆 魏畧曰

單家富為人有容儀少小工書疏為郡門下小吏而家

富自惟門寒念無以自達乃常畜好刀筆及版奏同諸

設官部

官部

小吏

三

民令召為增小吏累勞唐書云孫伏伽以小吏累勞

三事高祖大悅以左藏小吏宋史云周世宗初為左藏小

吏以強類誠遣小吏唐書云陸象先按察河東小吏有

幹聞人情大抵不相遠必責者郎吏匿奏宋史云雍熙時

當以汝為始大吏慙而退郎吏匿奏

邑豪李益好事為郎吏所匿不得達

原避席同升漢田蚡起為壽人皆避席魏其侯為壽

始凡七為三公故陳蕃李咸並為三司每任安不去

桓元見泣去漢衛青日衰霍去病益貴門下故人多事

府文武吏辭其叔父冲撫元令復君臣每同朝會

曰此汝家故吏元涕泣被面令復君臣

世說云向雄為河南郡掾公事不畢太守劉淮答之後

俱在朝不相往來晉武令復君臣之好雄曰臣於河內

不為戎首何好之有帝從之白帖云蜀楊洪為蜀郡

太守時書佐何祗數年後為廣漢太守每朝會祗次洪

朝洪曰君馬何駛祗曰故吏增分掌財賦從給筆

不敢駛但明府未著鞭也增分掌財賦從給筆

札用之術類聚云唐劉晏為度支轉運鹽鐵使其商推財

腆包佶盧貞李繼相繼分掌財賦有聲者皆晏之故吏

也五房院時真宗在藩邸選為導吏太宗召見謂丞

曰汝昔事趙普朕所備知今奉親賢尤宜盡節真相知

府辟權德輿作杜佑誌曰德輿嘗忝府辟真相知

事文類聚云鞠詠為進士以文受知於王化基及化基

知杭州詠擢第知仁和縣至任畧不加禮課其職事甚

急詠大失望於是復冀其相知而專脩吏幹矣後化

基入為參知政事首以詠薦其相問其故答曰勸詠之才

不慮不達耳詠聞之始以化基為真相知也

設官部開監頁卷一百一十七故吏

屬吏

原如賓 見母 孫寶字子嚴為京兆尹故吏侯文不肯

以官屬之禮嘗迎於大門太守梁竦未嘗待其登車

入被 王徽之字子猷為桓沖騎兵參軍從行遇雨下馬

縣令使逸送客遇寒雨沾濕凍甚還遇冷不在遂解衣

一被而殺一人故謂師友 教拜起 嚴詡為穎川謂

朱博為琅邪守門下掾貢遂者儒拜起舒徐 問馬未

知 買牛不與 曹子猷為桓沖騎兵參軍問卿所主何

况未 知生焉 知死 後漢朱暉字文季為郡吏太守阮

不 敢以貨 名參下吏 職隸外臺 增奉行文書

掣問僚屬 唐書云劉晏出納一委士人吏惟奉行文

徑自 掣問之 語既宣 原統攝僚屬 僚吏 長吏下

勅於 是諸吏皆驚 未嘗名 案舊令 蓋寬饒字次

馬先 時拜謁 衛官嘗為 繇使市買寬饒案舊 不為禮

令遂 揖官屬 行衛者私 使寬饒詣尚書辭也 不為禮

後漢 范景拜 河東孝王 相謁王 王不正服箕踞殿上待

郎贊 拜景不為 禮問王 所在虎賁曰是非王邪景曰不

正服 與不脩 謁 東陽仲文 選東陽太守 何無忌甚重之

民何 異 不脩 謁 東陽仲文 選東陽太守 何無忌甚重之

無忌 為薄已 大怒遂 中傷之 宗 面折官長 章太守歐

陽歛 請為功 曹十月 饗會歛 教曰西郡督郵 縣延天資

忠貞 云云 憚愀 然曰 明府以 惡為善 憚敢再拜 奉觴詳

督善 事官長 任延 字長孫 為武威 守帝戒曰 善事官

上下 雷同 非陛 增使 吏盡清 唐武后 時蜀吏 貪暴姚

設官 部 謂監 頁 卷 一百 十七 屬吏

所容貸后降蠶書慰勞因謂左右曰為二千吏請自逮

石清其身者易使吏盡清者難惟疇為兼之

捕宋史云周顯德初郭崇出鎮澶淵辛仲甫掌書記崇

捕盜吏也官不敢詰仲甫請自逮捕鞫之吏故稽其

獄仲甫請易吏以雪冤憤崇悟移鞫之乃得實狀

召三司使對崇政殿又云太宗留意金穀召三司使李

計司利害溥等共上七十一事賜溥耕當問奴織當

等白金緡錢悉補侍禁殿直領其職

問婢又云太宗謂宰相曰溥等條奏事頗有所長朕嘗

自幼至長寢處其中必周知根本卿等但假以顏色引

令剖陳必有所益恕等剛強終不肯降意詢問呂端對

曰耕當問奴織當問婢寇準曰夫子入太廟每事

問乃以貴下賤先有司之義恕三司使陳怒也

淵鑑類函卷一百一十七



